

年

卷

期

9

9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IX No. 9 (113)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一三號)



第九卷 第九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書考參之備必用日

編補備添應尤 君諸編正有購

▼商務印書館出版

日用百科全書補編

約預售發

布面一巨冊
 一千九百頁
 定價四元
 預約三元四角
 四月底截止
 五月出書
 郵費國內二分
 合購正編補
 編祇收六元
 (正編二冊
 定價六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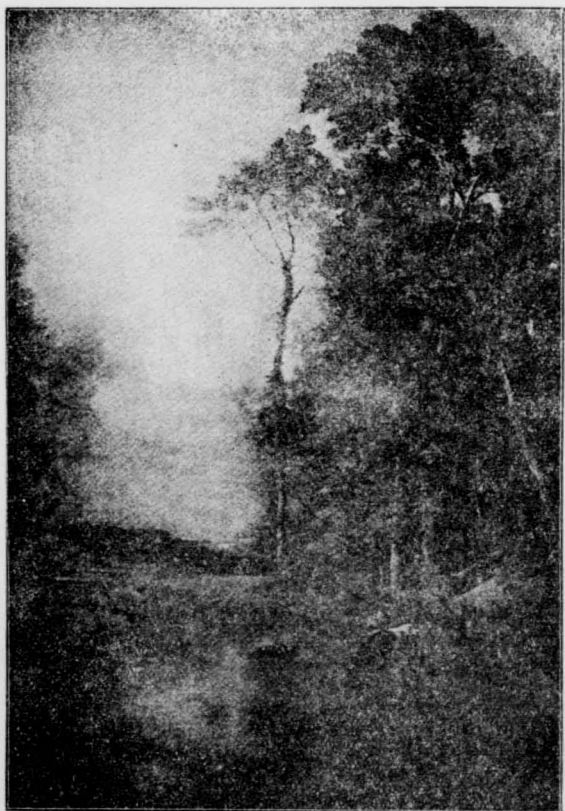
本書自正編發行後，已重版十餘次，頗受社會稱許，惟有用之材料應行加入者尚多，特分類增補，名曰日用百科全書補編，計約二百餘萬言。

本書內容仍照正編例，分為四十四編，惟子目略有增改，以期應用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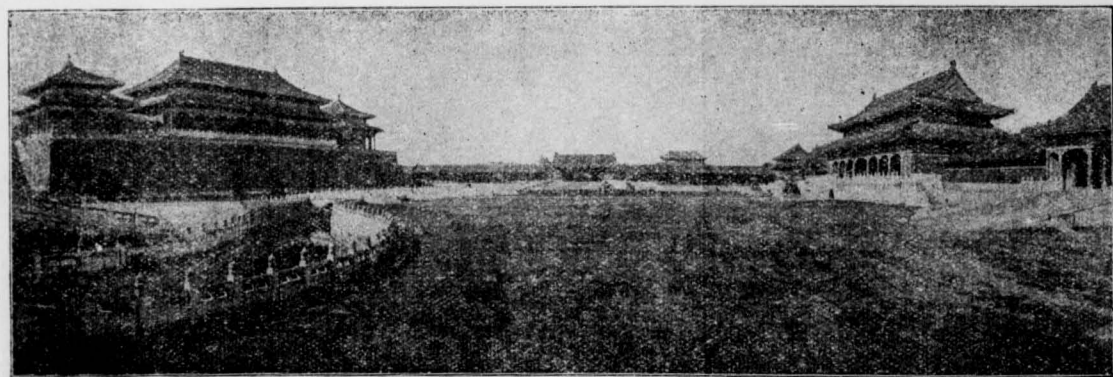
增補之材料均為日用必要之常識，及最近發生之事物，例如史地兩類，詳述戰後歐洲列國之新形勢，及新興諸國小史，社會教育類，注重圖書館及新聞事業，文學類加入許多新舊文學上之參考資料，交通類增列道路航空及電車汽車，他如氣象常識，無線電報，延壽新術，避姪問題，新家庭概要，影戲作法……等，均已收入本編矣。

樣本

承索請附
郵票三分



昏 黄



贈君章炳田

殿華文殿和太殿英武殿宮大三京北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售

五種預約

十四年三月月底截止

別下齋叢書並涉開梓舊

全書四十冊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十四元
海寧蔣氏別下齋叢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審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單行之本原版現極罕見兩種兼備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精本影印清刷悅目印數祇限五百購請從速

佚存叢書

全書三十冊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七十一元
是書為日本天澤山人所輯成於寬政十有一年正當前清嘉慶初年距今百有餘載書極難得所輯凡十八種多我國已佚之本館覓得初印原版用付石印印數亦以五百部為限

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

全書十冊 十四年六月出版 預約價(夾頁紙)十一元
嘉興張叔未先生為考古專家兼長書法是編自鐘鼎彝器泉幣璽印甄璧瓦當下至文房玩物凡為清儀閣所藏有文字者均經先生手拓附以考訂所加題識亦係真蹟今據原拓影印悉存真面不愧藝林鴻寶

翁常熟日記

全書四十冊 十四年七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三十元
常熟相國早蔭登第兩任帝師歷掌樞要在朝四十餘年國家多故公以一身支柱其間所見所聞悉載日記起成豐戊午迄光緒甲辰要聞秘事不可勝紀標本摘錄九葉可以窺見一斑全書皆公手蹟足為臨池之助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冊 十四年四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十六元
王君君九劉君鳳叔研究豈曲久有心得合編是書凡分四集小眼實白一詳載鐘段笛色無不注明曲家齋粟廬先生習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實白完全排場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許為曲譜空前之作

諸曲及日記預約價另另有兩次分辦交法各書郵費包紫袋均詳載樣本中

樣本

索閱前二種者
每種請附郵票
三分後三種每
種附郵票六分

合購五種
預約價

內別下齋佚存曲
譜三種連史紙
印本者分購價八
十一元今減為
七十二元毛
邊紙印本者分
購價七十二元今
減為六十四
元均一次交足



小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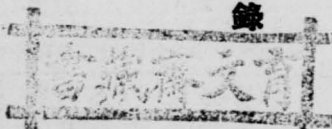
第九卷 第九期

目錄

封面
與
插圖

塞爾維亞人之時裝

黃昏——北京三大宮殿風景



克魯伊洛夫寓言 唐小圃

象牙荷花 林琴南

□ 秘密博士 敏芝

塞爾維亞——塞爾布人的民族生活 秦亞光





徵文揭曉

最終的目的……………第十三號

失去的天使……………第十四號

人格……………

俞慕古

腰圓式的像片……………

子長

七點三分鐘……………

仲陶

愛之限制……………

張碧梧

捕蟲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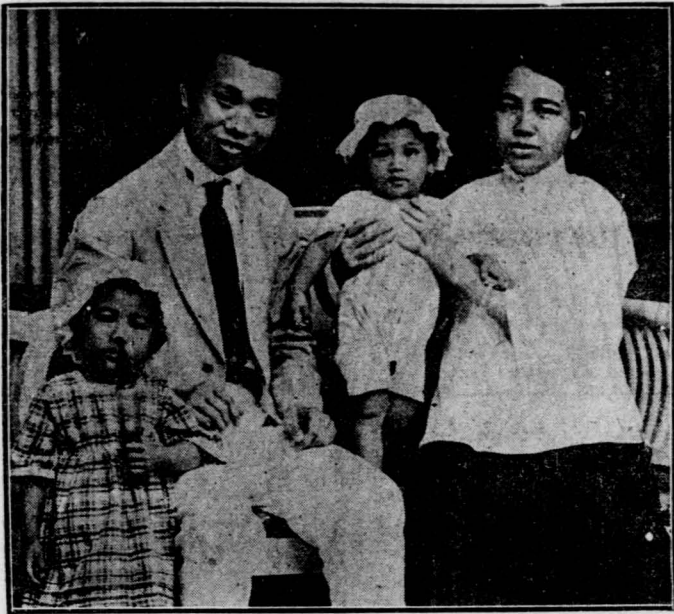
雙木

野人記……………

天游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紅色清導



劉賢吁君及夫人與其等之玉照

丸嬰孩自己藥片曾使我家樂安

南洋爪哇直葛埠中華學校教員劉賢吁先生來書述及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紅色清導丸嬰孩自己藥片曾使我家樂安其來函詳明如左云

內人自產次兒之後精神頓減血薄氣衰困苦非常但仍舊免強從公於學校之中自覺頭暈目眩且時常頭痛甚劇一日之工完畢極形困憊延醫服藥多方就治未克見功及七月份內人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因報上逐日登載均稱此丸為婦科補血之聖藥故也內子按仿單上所刊之服法服用紅色補丸及清導丸得獲治愈因按仿單服用紅色補丸三瓶之後即覺頭暈目眩頭痛諸恙悉去及連服至六瓶精神復原身體完全康健如昔矣鄙人之二小孩名若琪若璧皆患便閉及蛔蟲之症面黃肌瘦身量輕減日間惱怒不適夜難安睡身常寒熱使鄙人夫婦難安於枕幸而未久即獲嬰孩自己藥片之功力得見全愈矣蓋鄙人閱報章知藥片之功力為小兒之靈藥立即購辦按仿單與小兒服用不料甫及二瓶小兒若琪若璧二人面色即見紅潤夜睡安甯彼二人共服用嬰孩自己藥片七瓶完全治愈蛔蟲使大便通暢有序寒熱亦治愈不復再發現下康健肥美皆藥片之功力也鄙人旅居爪哇直葛埠將近十載水土與余相宜惟時患大便秘結之症服用紅色清導丸即獲全愈因嘗試各種潤腸利便之品其功力首推紅色清導丸為最適用也天下馳名男女通用補血健腦之聖品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費在內清導丸及嬰孩自己藥片均係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原班回件收用郵票

克魯伊洛夫寓言（六續）

唐小園轉譯

第二十八 巴勒李斯與爵加

有一個府第裏，養着兩個狗：一個是大狗，名叫巴勒李斯；一個是哈巴狗，名叫爵加。

巴勒李斯既是大狗，所以在府第裏，有看家的職務。牠的職務，是很苦的。有一天，牠正在府第裏巡夜，忽然看見牠的朋友爵加，在窗洞裏坐着呢。牠看見爵加的身體，豐滿潤澤，身下邊，還鋪着一塊很柔軟的褥子，養尊處優，倒像個享福的富翁似的。巴勒李斯見了爵加，如同見了親屬一般，滿心歡喜，因為歡喜太過，眼淚都流出來了。

巴勒李斯湊到窗洞下邊，把尾巴搖一搖，又向上跳一跳，口中呼呼的做聲，表示親密，牠向爵加說道：「爵加

你自從被主人帶到房裏去以後，你的生活狀況，怎麼樣呢？大約和以前不同了罷？記得那時候，我和你全是住在房外，還時常的忍饑挨餓；但不知你到了房裏以後，是做些什麼職務呢？」

爵加說道：「不要說職務啦！我自從到房裏以後，主人待我很好，甚麼事也不叫我做。所以我逍遙自在的，享福度日；喫飯用銀碗，喝水用銀杯，休息的時候，便臥在柔軟的絨氈上，或是臥在安樂椅上；主人有時高興，便同我遊戲一番；這就是我近日生活的狀況！你現在的生活怎麼樣呢？」

巴勒李斯見問，便垂着尾巴，仰着鼻子，答道：「你問

我麼？我依舊是忍饑挨餓，做我那看家巡夜的職務啊！我每日在牆角下睡覺，一遇見下雨，便淋得渾身濕透，這還不算苦；有時因為疲乏，看錯了人，祇要一汪汪，便挨一頓苦打；我可不如你享福啊！爵加！你到底是因為甚麼事，合了主人的心啦？論起力量來，你沒有力量，論起身體來，你又很小，真的！你因為甚麼這樣的享福啊？反過來看看我，我不論怎樣的用心用力，盡我的職務，一點好處，也得不到。請問你究竟有甚麼秘訣呀？」

爵加帶着嘲笑的样子，說道：「有甚麼秘訣，不過會用後腿走幾步罷了！」

許多享福的人，大概全是會用後腿走幾步（即迎合他人之意的意思）的人哪！

第二十九 下山的列車

有許多輛載着磁器的貨車，從那很險的山坡上往下走。

貨車的主人，見山路很險，便把所有的車輛停在上，先叫第一輛車，慢慢的向山下走。拉第一輛車的，是一匹極馴順的好馬。牠能遵着主人的命令，專用腰的力量，慢慢的往下拉，使那貨車十分安全；可是非常遲慢，那車輪子，幾乎不迴轉似的。

那停在山上的車，也都是馬拉着。這些馬，有馴順的，有倔強的。其中有一匹小馬，牠見拉第一輛車的馬，那樣的費力，那樣的遲慢，心裏很不高興。那拉第一輛車的馬，向下走一步，牠便罵一句。

牠罵道：「喲！何必這樣的小心哪！留神哪！把蹄子黏在地上罷！看看！簡直的是毛毛蟲啊！要小心石頭啊！喂！你以前的活潑樣子，那裏去啦？又站住啦！那個地方，可要放膽前進哪！糊塗東西！這不是白晝走的路嗎？要是這樣走法，走到半夜，也下不了山哪！我看着都忍耐不住啦！喂！這麼容易的路，都不會走，祇好拉水車去罷！若是我們一定噏噏的走下去，給你看看！有甚麼可怕的呢？沒有！」

時間啦！我們拉着自己的車，要下去啦，這又算甚麼臭事呢！下山哪！下山哪！」

這小馬，停在山上的，把那些個馬，全說動了。牠們不等主人的命令，便同時一伸腰，順着山坡，一同跑下去了。山坡很陡，拉着車向下快跑，實在是難的很。那車遇着山坡，不待馬力，自然會往下滾。所以這些馬，被車輛從後邊一衝撞，便拼命亂跑。也不管山崖，也不顧山澗，連衝帶撞，東奔西跑；正在這亂跑之際，祇見牠們全向左方奔去。主人追過去一看，但見車馬全都落在山澗之中；車上載的磁器，也不知那裏去了。

千八百十二年，拿破崙侵入俄國。老將軍克德佐夫，對於拿破崙，執冷靜的態度。老謀成算，終能戰敗拿破崙，與一班輕舉妄動，以致債事者不同。這篇寓言，就是因為這件事作的。

第三十 猛魚與貓

若是靴子匠去烘焙麵包或是麵包師去製造靴子，結局沒有做到好處的。所以商人，祇可做本行的生意，若是捨去本行的生意，去做他行的生意，那必是極糊塗的人，然世間確有這一類的人，因羨慕旁人的工做，偏要去胡亂的模仿，把自己見長的工做，反倒拋荒了。在這個當兒，縱有閱歷甚深的人忠告他，他却不肯聽；到末了必至身敗名裂，為世人所笑。

有一個猛魚，看見貓的工做，心裏很羨慕；牠以為捕鼠是極有趣味事，因此向貓說道：「你何時到倉房裏捕鼠去，務必告訴我一聲，我想同你一塊兒去。」

牠忽然想跟着貓去捕鼠，真是新奇的事。這捕鼠的事，豈是猛魚幹的呢？所以貓聽了牠的話，很覺詫異，心想牠莫非是被妖魔迷住了麼？或是把魚喫厭煩了，想換換口味麼？貓想罷，便向牠說道：「我勸你不要跟我捕鼠去，呀！這捕鼠的事體，你不是一點不懂麼？捕鼠本不是猛魚的事，所以你雖然不懂，也不算可恥。譬如做買賣，必須先

明白道路，若是不明白道路，是不能做買賣的。你不懂捕鼠，却想同我一塊兒去，就像商人不明白道路，想做買賣一般；那如何成呢！我勸你不要去呀！」

貓說的，全是實話，但是猛魚不肯聽，牠說道：「你不要這樣說！我求你務必帶我去捕鼠，雖與捕魚不同，但是我既有捕魚的經驗，擴而充之，當然也可以捕鼠。你不要推辭！務必帶我去呀！」

貓說道：「你既是一定要同我一塊兒去，我們就去一踫罷。」

猛魚問道：「何時去呢？」

貓說道：「此刻就去。」

牠們說完，便一同到倉房去了。貓是捕鼠的專家，所

以牠在倉房裏，安安靜靜的，便捉了幾個老鼠，喫得很飽的了。牠喫飽了以後，心中想道：「猛魚這個東西，也不知怎麼樣了。我看看牠去。」牠想罷，便去尋找猛魚，尋了好久，纔把牠尋着。祇見牠張着嘴，半生半死的樣子，臥在地面上，一動也不動；牠的尾巴，已經被羣鼠喫盡了。

貓看罷，便對着猛魚說道：「你這東西！不聽我的話，妄想捕鼠，幾乎喪了性命。你要知道！凡非自己會做的事，是不能強做的！」

貓拉着猛魚，把牠拋在水池子裏去了。

猛魚經過這一番災難，算是得到一種極好的教訓。牠從此以後，稍微的明白一點，再不想跟着貓去捕鼠了。

(未完)



宋拓淳化閣帖

游相
本

是帖宋游相所藏用甲乙題識分作

十卷每卷後逐段考訂他本異同之

點極爲詳晰有諸名家題跋翁覃溪

學士謂此揭爲海內閣帖第一善本

信不誣也近歸新會梁氏本館用珂

羅版影印神采奕奕不差毫黍想鑒

藏家臨池家當以備置爲快

發售特價

精訂十大冊

定價二十八元

特價十八元

郵費國內四角

十四
年三月底截止

商務印書館出版

象牙荷花

英國亨利原著

林琴南遺著

介夫謂余曰。余者著書自稱。吾每與安得行騙。然於行騙中。尙稍具天良。而安得則矯變圓通。往往辣手所出。爲人所不能備。吾意則否。每得人財。必少酬以物。或且祖先忠厚所詒。故雖不肖。猶具人性。一日在美國中。買醫首疾之藥。及他物事。安得曰。此物淺微。購與不購。均無輕重。胡不殫思竭慮於騙術。吾曰。吾雖行騙。亦必本之公道。可笑也。安得曰。敬聽指揮。我思於辟司伯資本家中。少分其潤。余從之。至辟司伯處。安得如吾言定計。以小易大。既至。吾謂安得曰。吾今將何術以見此鑄鋼之大王。安得曰。見之甚易。恨吾輩神情。似包蘊學問之人。令僮人生畏。彼僮人真率無文。空無所有。或且不以我爲然。卽此足爲吾梗。且此等人。出身微賤。故亦無高貴者。與之往來。或時時飲於小肆。今當於酒肆中

覓之。或可得見。一日有大資本家。過吾二人逆旅之門。以錢市小香檳酒。得卽以瓶向口吸之。其狀似微時吹玻璃瓶之工人。一日黃昏。安得不就晚餐。至十一句鐘始歸。言曰。介夫吾今日得一大資本家矣。有一千二百萬家之家資。有鍊鐵廠。及煤氣廠。其人真爽。得巨金在五年以前。近日覓得教員。授以學問。吾與之言時。自云。在鋼鐵公司中與人博。而勝得萬金。於是衆爲之賀。吾亦屬其內。資本家悅吾能言。故亦延飯。此資本家。又引吾至利白的街中。觀其無妻之住宅。資本家言曰。屋中粧飾之品。可一萬八千元。又有畫片。值四萬元。骨董值二萬元。名曰司各得。年四十五歲。逐日撫鋼琴爲娛。日可得一萬五千噸之煤油。吾曰。其人固盛富。然其所好者。與我輩無涉。安得曰。司各得之爲人。非尋常也。人言

其人。後此將與銀行大王摩爾根賭勝。時司各得又示我以雕刻之品。爲象牙所製之荷花。中有美人之面。物垂二千年矣。復出股東之目錄示我。曰。此物爲意集團雷麥司第二時。有人曰卡佛拉製成二物。此其一也。尙有其一。徧覓不得。但此荷花。以二千元得之。吾曰。此無趣味之足言。吾之來此。欲面其人。得貿易之方耳。美術之品。何裨於我。安得曰。此中正有大機倪。明日安得復出。至近午。買始歸。袋中出物。大如鵝卵。與資本家所蓄者正同。安得曰。吾在酒肆中。雜陳古董之處。竟得此物。許以兩元。肆人言。必得五十元。已而以三十五元得之。此物與司各得所蓄者正同。似卡佛拉所製之第二物也。投之司各得。必得二千之數。蓋司各得所蓄者真。吾今日之所得者。決爲僞製。吾曰。將以何法。使司各得信之。於是定計。窺其衣冠。高其瞻視。爲大教員狀。安得則別賃一旅館。以電報與司各得。言有至古之雕刻品相示。半句鐘後。司各得至。吾自掠其髮。傲然謂之曰。爾爲僻司伯中之司各得乎。司各得曰。請先生同來。與我少飲。吾曰。吾無餘暇。且無思想。飲此醜人之物。此來特有美術之品。與君商酌。吾聞爾有古時雕刻之品。唯此物本有一雙。失其一矣。吾無意於維也納質庫中。得一真

品。當與君之所藏者。出之一手。意欲得君之藏寶。見售使珠聯璧合。今請君言其價值。司各得曰。先生既得古人合作之雕刻品矣。其一在君。其一在我。我決不售。蓋此物既在吾家。吾決不使出此門。今第二之雕刻品。果在君許乎。余卽出象牙之物。示司各得。司各得歸視久之。曰。二物果出一手也。然吾物不售。意欲並得君之所藏。謹以二千五百元奉餉。吾曰。神物必有偶。君果不售。欲並得。可以整數之鈔予我。勿爲零星破碎之數。重累不便攜帶。今夕當歸紐約。明日赴博物館演說。司各得卽出支票。令取現洋之鈔。吾卽匆匆歸報。安得方對表凝思。余進曰。吾已得二千五百元現鈔矣。安得曰。但有十一分鐘之久。趁車矣。汝趣檢行事。從吾行。余曰。吾物雖賈。然辨之尙須時日。今茲方以爲真耳。安得曰。此非吾購得之物。以彼示吾象牙後。真之几上。不及收藏。吾竊之而至。彼歸檢故物。不且追我耶。今宜急行。遲則將爲人得。余曰。旣屬盜竊。胡爲亦以謔言給我。安得曰。吾不欲使爾不安。故設言相告。今趣行矣。

Frederic Austin Ogg'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Translated)

■ 經濟名著

近世歐洲經濟發達史

精裝一冊

八百餘頁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七角

十四年三月底截止

▲美國阿格博士著

▲李光忠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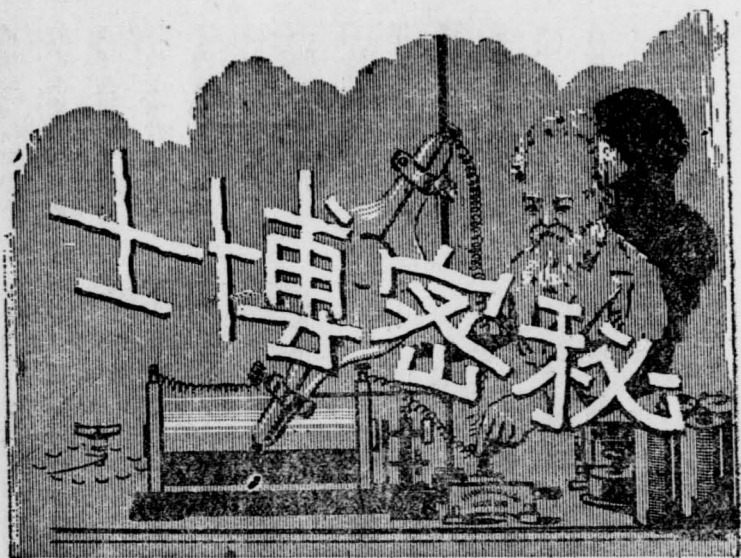
▲吳貫因校

關於經濟史的書，歐美各國出版不少；至於合歐洲各國於一編，歷述自農業時代以至農工商時代之變化，作比較的研究，在英文中當推阿格此著為首屈一指。這書不但詳述英法德經歷史業革命的情形，而且諸國經濟變化後的種種問題，如農工商業、經濟政策、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社會保險等，都為提要鉤玄，詳其原委經歷，陳其利弊得失。以我國目前情形觀之，正宜取人補偏救弊之道，以為防患未然之計。故此書之出，不僅足供經濟學者研究之用而已也。全書四十餘萬言，精譯精校，實為國內經濟上之傑作。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內容要目

第一編 (五章)	十九世紀發達之來歷
第二編 (十章)	一八五一年以來之農工商業
第三編 (十章)	人口與勞動
附錄	中西歷大事
對照表	英法德俄
索引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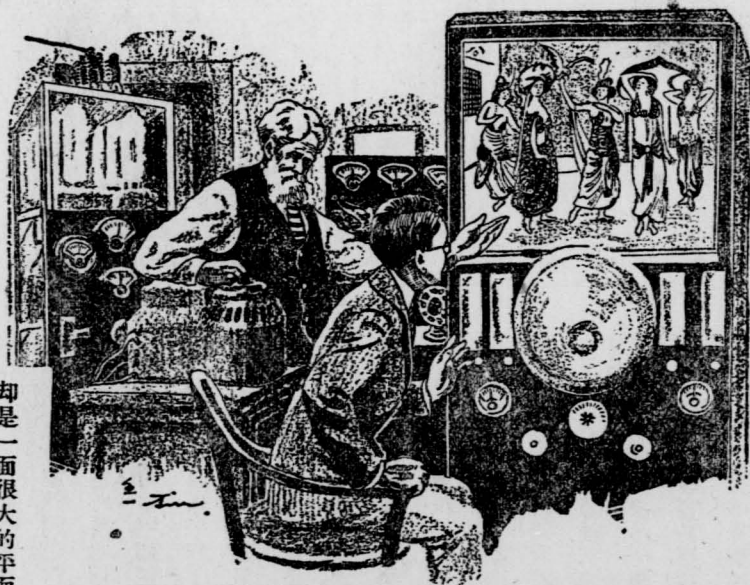
By Clement Fezandie.

譯 芝 敏

第九篇 電氣視覺

陸開問道。博士。你好呀。近來仍很忙碌麼。這時候。哈博士正低着頭。整理一種特殊的機械。聽見有人講話。便擡起頭。說道。原來你又來了。陸君。我比較先前。委實更忙得厲害。因為我又有了。一樣新發明。陸開道。請問又是甚麼新發明呢。從前我可曾瞧見過不曾。哈博士道。我尚未發表出去。你自然不會見過。不過我這新發明的機械。現已正確無訛。我想不久定可發表了。陸開道。這機械有甚麼用處呢。說時。很驚奇的望着哈博士正在整理的機械。心中暗想。每次來到哈博士的研究室裏。他都得表示一種新發明。發明一樁物件。竟這等容易麼。哈博士真是一位卓絕超越的發明家啊。哈博士朗聲答道。這機械叫做

電氣視覺。譬如有人打電話。這人雖在幾百里。甚至幾千里以外。他的形狀。也能從這機械上表現出來。換句話說。便是倘有一物。遠在芝加哥。或舊金山。因電波的作用。能把那物的形影。傳送到紐約城中。我這研究室裏。而且這映出的形影。決不像普通的照片。因為普通照片中的人影。是不能活動的。又祇有黑白兩種顏色。從我



。玻璃面那著望。神會精聚忙說聽開陸

這機械上映出的形影。一舉一動。却都和那真人一般。並能映出那原來的顏色。再可以隨我的意思。把這形影放大。或是縮小。總而言之。不論有甚麼物件。是甚麼顏色。祇須映入那發電處機械的接收機上。我這裏的帷幕上。便能照樣的映出來。沒有絲毫的訛錯。我這帷幕。和尋常影戲院中所用的。大不相同。却是一面很大的平面玻璃鏡。因此映出的形影。能

够不失原形。陸君。你可坐在這張椅上。待我試驗給你瞧。我曉得尼克戲館中。此刻正演着一種東方跳舞。我便映出那形影來罷。你凝神朝這面鏡中瞧。包管能個瞧見鏡中的形影。如演員的舉動。衣服的颜色。都和真的一般無二。陸君。我有了這種機械。便可坐在家中看戲。不必去到戲館裏。坐在那婦人們的高髻之後了。陸開聽說。忙聚精會神。望着那面玻璃帷幕。先前他也曾見過彩色的影戲片。和那三色的照片。但那些顏色。總覺呆滯泥板。可是這玻璃帷幕上映出的形影。簡直和真的完全一樣。那許多演員。好似正在這室中扮演。映入鏡中的一般。在玻璃帷幕的旁邊。又有一具電話放聲器。那戲館中的音樂。便也能個聽見。後來跳舞完畢。觀衆們歡呼喝采的聲音。也聽得清清楚楚。陸開驚奇萬狀。高聲稱讚道。博士。這真希奇。這真希奇極了。哈博士道。其實並沒有甚麼希奇。因爲用電氣傳送形影。並不是新的發明。從前格雷氏和愛迪生氏。都曾發明過。名稱叫做電筆。愛迪生氏的機器。能够把

一幅用特別墨水畫的圖畫。從對方的電機上映印出來。格雷氏機器的妙用。却微有不同。譬如有一位畫家。在電線的這一端。運筆繪畫。畫成之後。電線的那一端。便也有了同樣的一幅畫。不過他們這種發明。並不是真正的電氣視覺。陸開含有抗辯的意思道。但是我似曾瞧見過一種計劃書。所說的正是真正電氣視覺的機械啊。哈博士道。你這話不錯。不過你見過的那一種計劃。是完全倚仗着晒（化學原質之一）細胞的作用。要曉得祇倚仗着這種作用。對於本問題。再也不能得到一個真正的定案。光和聲音。都有波動的。在電話發明之後。有許多思想家。以爲電話既能傳送聲的波動。物的形影。當然也可以用一種機械傳送。他們想到了這一層。便開始研究。可惜他們走錯了路。利用晒細胞。雖能把一樁物件的照片。傳送到別處去。但照片祇有黑和白兩種顏色。又不能傳送一樁物件正在活動時。繼續不斷的形影。更不能傳送一樁物件原有的顏色。那末這怎能便認爲滿意。怎能便認做

是科學界中的大發明呢。倘要得到這問題的真正定案。非另換方向進行不可。陸開道。這話當真麼。哈博士道。自然是真的。據我看來。這所謂真正的定案。很是簡單。光和聲音。原都有波動性。每秒鐘內。兩下裏波動的次數。又各不相同。因此我便覺察要解決這個問題。祇須一架完備的電話機。不過和尋常的電話機。却大大的不同。必須除傳送聲波而外。更能傳送光波纔行。我們現在所用的電話機。祇能傳送聲波。不能傳送光波。這是人人曉得的。我便在現今的電話機上。加以改良。把發電線和收電線末端的顯微音器。一齊廢除。另外裝上一種機械。陸開聽到這裏。插嘴問道。這種掉換。可能使你滿意麼。哈博士道。我很滿意。有一種特殊的留聲機。叫做電氣留聲機。我想你必會聽人說起過的罷。陸開道。這個我到記不清楚了。哈博士道。那末待我講給你聽。甚麼叫做電氣留聲機呢。便是一架留聲機中發出的聲音。並不用那針盤。却是由一根鐵線上吸引來的。這種方法。比較用那蠟盤和鋼針。要

靈便而美滿得多。現在我發明的這電氣視覺的機械。也是用這種方法。再說普通電話機上的顯微音器。既被我廢除掉。却在那發電線和收電線的末端上。各裝一根經過電線。譬如有人在這電線的那一端講話。聲波便從這電線上進行。達到收電線上。再從這收電線上。發出聲音來。這發出的聲音。比較普通的電話機。要清晰明朗許多。關於聲音一層。我既得着這種結果。便移轉注意力。再研究傳送形影的方法。研究了許多時候。雖尚未能得到真正的結果。却發明出一種新式的放光器。可以把光放大開去。方纔在這玻璃帷幕上。映出的那跳舞的形影。便是我的成功。你已親眼見過。如今再要請你緊記着。我不祇是要吸收從老遠地方傳送來的圖片。更要在那經過電線上。各不相同的地位。收留下那圖片的複本。讓我在我的帷幕上。一再的映出來。和那蠟製的唱盤。在留聲機上。一再的奏唱。一般無二。我再把記音法和五彩寫真法。運用在同一根電線上。所以更能映出那原有的顏色。你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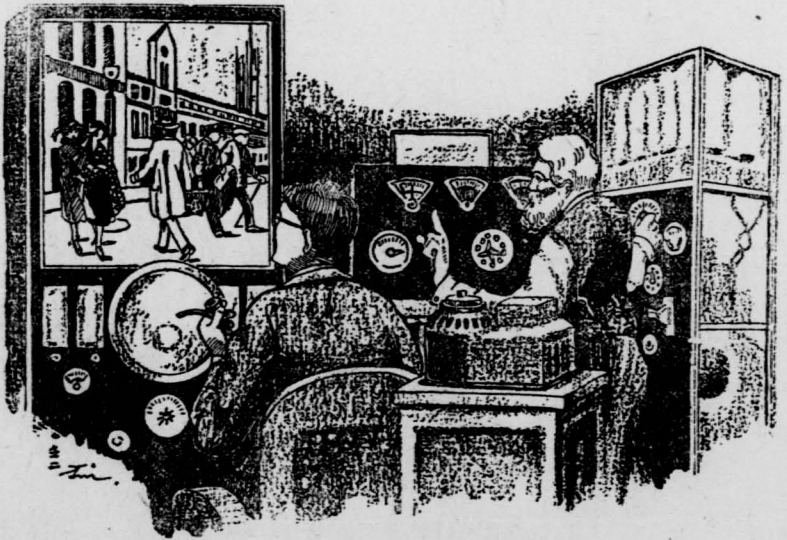
須記着。這映出的圖片。是繼續不斷的。如在普通的影片中。至少須有十六種各異的影片。纔能表示出一種完全的動作。但我發明的這種機械。却不必那樣繁雜。已能映出繼續不斷的動作來。這個你方纔在這玻璃鏡中。已經瞧見過了。總之。無論那邊有甚麼動作。我這鏡中。都能映出完全無缺的圖片來。放大或縮小。都能隨便我的意思。我這一種新發明。簡直有未可限量的價值。有許多科學問題。都可因而解決。對於生理學和病理學。尤有莫大的利益。陸開道。這話果然。但若逢着那激變的動作。將怎樣是好呢。據我想來。映出的圖片。倘繼續不斷。對於激變的動作。必有大大的不便。因為必須有間斷的時候。譬如那乘汽車或馬車跌下懸崖等等的動作。纔能表示出來。哈博士笑了一笑道。這個何難之有。一些不用我費事的。而且方法多着呢。陸開道。你這種新發明的機械。已準備放到市場上去麼。哈博士道。從一方面瞧起來。這機械大可出而問世。但是我對於這種機械。尚不能完全滿意。

陸開高聲問道。爲着甚麼呢。可是尙未能把有顏色的形影。從這地方。傳送到那地方去。並留下正確的複本。好一再的映出來麼。哈博士答道。尙未能够這樣。當我最初研究這傳送的方法。本是由電線上傳送。後來纔廢除電線。改用無線電浪。無線電浪。本有直接和間接的兩種。我都可以利用。我倘要把一種圖片。祇送往一個方向。便用直接的無線電浪。倘要把這圖片。分送到好幾處接收的電機上去。便用間接的無線電浪。哈博士說到這裏。頓了一會。接着再道。陸君。起初我若要瞧見一樁物件。或是拍下他的照片。他那裏必須有人發送。他的形影。纔能傳送到我這裏來。你想這是何等繁雜。直到現在。方始能够不必有管理人發送。雖是遠隔幾百萬里天空中一粒星的形影。也能送入我的眼簾。這一層比較上面所述的幾種手續。要困難得多。幾次三番。我因爲失望。幾乎要擱置在一旁。幸虧我竭力忍耐。用足腦力。仍一步步的向前研究。結果居然戰勝這困難了。有一天。我竟能瞧見隔壁房中

的物件。隔壁房中。既沒有甚麼機械。也沒有管理的人。當中又隔着幾道牆壁。當時我這一歡喜。真是非同小可。從那時候起。在電線的那一端。雖無發電機。雖隔開若干里。我也能攝收那裏物件的形影。因為我這裏所用的收電機上。裝着幾道適合的隔膜。和幾隻分微螺釘。當應用的時候。先把收電機移向我所要的方向。這裏和我所要的地位。當中距離多少遠。再把收電機轉到相當的地位。好接收電浪。於是我心想聽見的物件的形影。便在這玻璃鏡中映了出來。不論隔着多少里路。不論當中有甚麼障礙物。如房屋等等。都不生影響的。我因要使這機械的聚光點。便於向着我所要的地點。便又裝上一種特別的指導鏡。這指導鏡和那大望遠鏡上所用的。差仿不多。陸開道。你費掉了許多光陰。耗去了許多腦力。似乎祇爲着節省電線那一個管理人呀。哈博士神情很輕鬆的。望着陸開道。你怎會說出這句話來。真令我奇詫。難道你對於這一層的真象。尙未曾明瞭麼。你要曉得我因此

得到的效力。委實偉大驚人。我豈是爲着節省一個管理人的月薪。實在是爲着得到了這種效力。我便能聽見幾百里以內的物件。房屋中的物件。也能聽見。便是在地面以下幾千尺深所在的物件。我也能聽得清清楚楚。陸開很狐疑的再問道。當那地面以下。黑暗無光的時候。你便將怎樣呢。哈博士道。這話問得很是。不過那裏縱無光波。却有電浪。有了電浪。自然便能聽得出了。就如照相。雖沒有光。但可以用愛克司光攝拍。在黑暗的地方。又可以用熱線攝拍。這都是很普通的事。諒你必能曉得。雖說普通的照相。倚仗那隱匿化學線。甚過倚仗光線。但每一實物的存在。都得有電浪經過其間。我使用我的機械。攝收這種電浪。再把這電浪擴充開去。於是這物件雖在完全黑暗之中。我也能聽出。陸開道。這樣說來。你坐在這研究室裏。自能聽到這城裏各個人的家庭中了。譬如誰在那裏。他們正做着甚麼事……哈博士攔住道。倘遇着有瞧看的價值時。自然能够聽見。陸君。你要曉得我費了這好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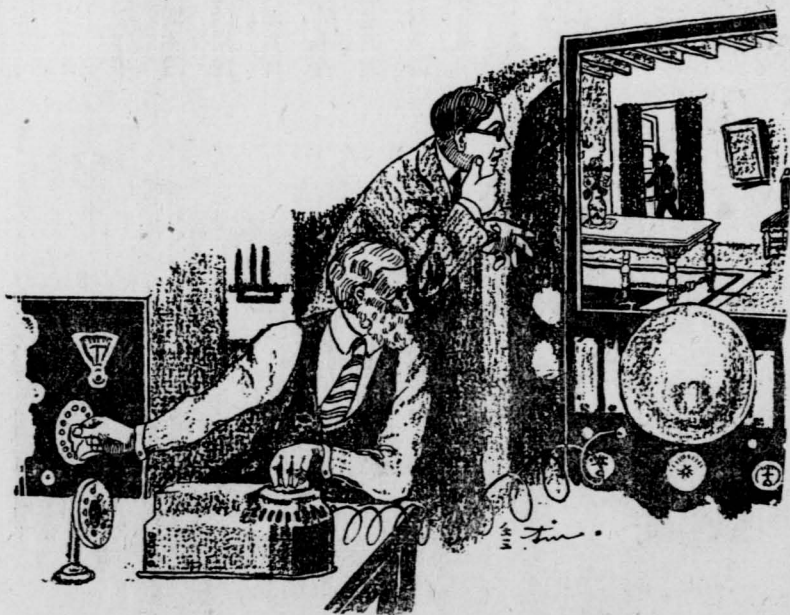
年的事。纔造成這一副完美的機械。我的目的。自然不是要窺探人家的私事。實在是要作事實上的利用。陸開道。請問你這新發明。有甚麼事實上的用處呢。哈博士道。第一件用處。是能偵查礦的所在。陸開道。可是金鑛麼。哈博士道。你怎麼也有這般見解。平常的人都以為金鑛是最有利益的鑛。其實金鑛中未必便是金的真正產生之地。啊。閒話少說。我這機械。不祇是能偵查金鑛的所在。金鑛銀鑛銅鑛鉛鑛錫鑛等等的所在。我都能偵查明白。便是煤油鑛的所在。也能偵查出來。陸君。你可



麼子女的貌美多許是不。中當人行那。瞧你

再坐在這帷幕前。便是這面玻璃鏡。我領你往紐約城中。各處去遊逛一回。從前有一段故事。叫做「美景和獸類」。上面說的是各種美景。都能從一面幻鏡中顯示出來。坐在家裏。能够完全瞧見。如今利用我這機械。那段故事。便成爲事實了。陸開道。對呀。我記得那段故事中。又說那印度的僧人。若把墨水塗在一個男孩子的手

上。便有各種反射的景物顯示出來。不祇是當時各處的景物。更能顯示已過去的。和未來的。哈博士笑道。我這機械。尚沒有這般神幻的妙用。我祇能把紐約城中景物。顯示一些出來。如今我首先要顯示的是靠近弗爾頓街的老老滙路。你瞧罷。我的機械。已開始活動了。在四十年前。那路上行人雖多。却都是男子。你若站在那裏。



。室餐的我是正。片圖的出映中鏡。了奇。了奇

能從早到晚。瞧不見一個婦人。自從打字機發明之後。那種情形。便完全變動。你瞧。那行人當中。不是有許多美貌的女子麼。我再撥轉我的機械。朝着李魯克林橋。你瞧經過那裏的汽車和他種車輛。是多麼衆多啊。你再瞧海灣中的自由神像。再瞧布洛克司公園中的野獸。再瞧京城美術陳列館。再瞧拔梯列海中。水瓶宮（十二行宮之一）裏的魚類。然後再瞧到赫特森河附近的派克路上。根巴克先生正坐

在他的私人辦事室中。忙着編輯科學雜誌。在他身旁。並坐着他得力的助手。這許多景況。我祇須把這機械慢慢的移轉。你便可逐一的瞧見。現在我們又要瞧到戲館中去了。那便是京都大戲院。那便是舞台。你瞧台上正演着

「福司特」名劇。最後我要試驗給你瞧的。是我的電氣複本之一。我想你瞧見了。定必以為很有興趣。說時。從一間小室中。取出一卷電線。隨即放在他的機械中。當這卷電線緩緩的放開時。電線中留存的那原來的光的波動。逐漸的復行表現出來。那面玻璃鏡中。便映出那原來顏色的活動圖片。陸開凝視着那玻璃鏡。一壁高聲道。奇了。奇了。鏡中映出的圖片。正是我的餐室。從那道門走進室中的人。不正是我麼。噢。我已坐在桌旁。拿起新聞紙。等候用人把早餐送來。博士。你這圖片。是甚麼時候。攝取來的。哈博士道。正是今天早晨攝取的。陸開接着道。瞧呀。早餐我已進過。我走到了街上了。我站在一家花店前。買了一束玫瑰花。——說到這裏。忽然頓住。臉色緋紅起來。又道。博

士。這個你不應該。你不該利用你的機械。攝取我私人生活的情形。也不應該透過牆壁。瞧到人家的室中。偷看人家最秘密的行動。我想外邊的人。倘曉得你有這麼一副機械。定不能寬恕你的。哈博士笑道。陸君。你莫動怒。當我瞧見你購買玫瑰花時。便趕忙停住機械的活動。因為我猜到你買玫瑰花。必是拿去送給你的情人蒙迪姑娘。情人見面。那一種親暱密切的神情。不論是誰。總不願意給旁人瞧見。所以我便不再攝取下去了。陸開忽又很懇切的問道。博士。你可能給我瞧瞧蒙迪姑娘麼。哈博士笑道。或者能够。不過我先得瞧看一下。必須伊這時候的行為。不會反對被你瞧見。我纔能讓你瞧看。哦。伊正在那裏洗頭髮。這不是怕你瞧見的事。你便瞧罷。哈博士隨即又道。我這機械。萬萬不能落入匪徒之手。萬一到了他們的手裏。他們便可利用着。幹出許多歹事來。因為他們便可瞧見人家的室中。曉得屋主人在那一間室中。並曉得那金銀財寶。放在保險箱中第幾隻抽屜裏。這樣一來。論

恐有甚麼妥密的藏匿之所。也失掉了功用了。陸君。你聽。我的警鈴響了。必有甚麼罪案發生。你注意聽着。瞧我用我的機械。阻止那樁罪案。本有一個性情嫉妬的少年。我久已疑心他不是好人。無如沒有證據。不敢造次下手。便把一個矚細胞附裝在我這機械上。當做警鈴使用。當那少年推開他的室門時。這警鈴立刻便響起來。你瞧這玻璃鏡中。他果然走出來了。把一枝實彈的手鎗。放在他的衣袋中。快些。我



這玻璃鏡中他果然走出來了。把一枝實彈的手鎗。放在他的衣袋中。

要用着電話了。哈博士說時。已轉動他機械上的指導鏡。移轉了一會。後來正朝着某街上的一家藥店。因為那少年是走進這店中去的。哈博士再用電話向一個店夥。說明這番情形。這藥店的看門人。再有一個自告奮勇的人。一同隨着那少年。走到他情婦的門前。那少年隨即走了進去。不過片晌工夫。門裏便有婦人的呼救聲。

那二人忙衝進去。那少年正要開鎗打那女子。却被他們上前攔住。在互相扭鬪時。因誤觸機揆。有一粒鎗彈飛了出來。擊穿了一扇玻璃窗。那少年究竟敵不住兩個人。當被那二人捉住。先把手鎗奪下。再把他的兩手捆起來。然後喚了警察。把他捉往警署中去了。哈博士再道。你瞧我這機械的效用。大是不大陸開道。效用果然很大。但有一事。須請你記着。我和蒙迪姑娘結婚後。你不得利用你這機械。在暗地裏偷窺我們的舉動。你若竟然偷窺。被我曉得了。我一定不能饒恕你的啊。

著者按。吾以爲電氣照相或電氣視覺之機械。



那少年究竟敵不住兩個人。當被那二人捉住。先把手鎗奪下。

不久必將有人發明。屆時若將此項機械。附着於電話機上。則不但可聞發話人之聲音。同時更可見其形影。吾人並可安坐家中。觀覺戲館中之戲劇。關於此道之真理。昔時已有人了解。並已有所成就。惜尙未能圓滿。果能廢除細胞。另用其他根本上之方法。則此項機械。何患不能美備而適用耶。

(完篇九第)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重再盛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啟



美製皂



精

塞爾維亞——塞爾布人的民族生活

秦亞光譯述

此篇所講的塞爾布人，就是同哥羅特人，斯羅焚人，團結起來，建立歐戰後新興國猶哥斯拉維亞 (Yugo-Slavia) 中的一部分。其餘如達爾馬提亞，哥羅西亞，斯拉窩尼亞，和斯羅焚尼亞，幾塊地方，也是戰後才併入這新興國。

塞爾維亞，到處都是農夫，是一個農立國。國中沒有什麼世襲的貴族，也沒有什麼叫做中流社會人物，至於那些著洋服的，受過新教育的，和從事於 white-collar jobs 的，真是少數。他們的生活程度並不高，建築一幢茅屋，所費不過二十鎊；衣著等情，極便宜。大概每年只要一百鎊的收入，一家人家就可以平平安安度過去了。

塞爾布的氣候雖然時有些變動，但仍不失為溫和的地帶。地土也很肥沃，玉蜀黍，大麥，小麥的收穫甚豐；柴

馬其頓人頓其裝服圖一



馬其頓國遺民所穿裝服。
其頓人。民的全兩樣。

馬其頓人服裝圖二



草有二倍的收刈。種煙草，利益也不錯。菜蔬鮮果，則並不培植。因為他們很喜歡醃肉，大概每餐都要喫。其中也有一個緣故：因為他們最普遍的——一種職業就是豕豬。在民間有一種俗傳，說是從前有個塞爾布會長，從仇敵土耳其

其人那裏逃回來的時候，前面趕着一羣豬，所以現在這樣繁生。我看世界上——愛爾蘭不在其內——再沒有像塞爾維亞那樣多豬仔了！

白天工作做完，晚餐喫過之後，大家都出來，在田場上，圍圍地圍着老年人坐下來，聽講故事；同時單弦提琴

(Gruca) 奏出悲哀哭似的音調來！

塞爾維亞人和愛爾蘭人，同樣要被他們的政治家所藐視：因為他們雖然離開政界，却常喜歡做搗亂的事

亞哥耶菜市場之哥羅西亞農民



亞哥耶處於撒夫河流地。肥沃。亞哥耶為亞羅西亞最繁盛之市。交通便利。

情。有些人民大家却都是安分守己，不去附和着黨派紛爭，不想得官職，但不過是極少數。

在塞爾維亞沒有實行過封建制度，地產不在一部分的掌握中，這就是國中所以沒有貴族的緣故。他們向來以家庭為單位，或者由無數小家庭聯成一大家庭為單位，叫做 *zadruga*。現在我們到塞爾維亞，到處可以看見廣大的一簇堆，不成樣子的住宅裏面，一隔一隔的房間，多到可住一百人以上。有些側廂斜披，是逐漸加添進去的。*zadruga*裏，各人於結婚後，沿舊宅旁邊，另外建造一間新房間，作為癡妻之地。

國中兵制，頗形腐敗，因為他們並不是施行徵兵制。所以塞爾維亞時常落在人家的掌握中。軍隊操練，不能十分精銳，戰爭時候，大家都只知爭先逃避。歷史上著名的戰將黑喬治 (Black George)，同土耳其打了八年的仗，後來他忽然不見了。不過近二十年來，塞爾維亞已實行徵兵制。所以他們在巴爾幹之役，很見勇武，雖然終於

屈降土耳其，而於歐戰後他却佔到勝利了。

當喫飯時候，你若走到不論什麼農人家裏去，他們

哥羅西亞人收割南瓜



選。產出宗大方地亞尼哥是瓜南
一同在瓜南和。黍蜀玉是種一有
。種耕流輪上地田塊



之穿所人轡的方地醫庫斯烏
劃於精人圖表代以可。式服
。作工種一的轡

便要款待你，請你喫。桌上放着乾酪，醃肉，椰菜，有時還有燻魚，或燻肉。有一種湯叫做 charba，是厚稠的菜和肉或魚做的，味很鮮美。千刀肉和番茄，也是普通的食物。餘如嫩羊肉等都燒得味兒很好。但要在他們那裏尋塊牛肉，却是很少很少。

農人的住宅，不外是兩間：一間廚房，存放瓶甕罐頭，燒飯傢伙之類；還有一間，是全家老幼的臥室。也有喜歡睡在鐵灶上的；旁人看了，或者要說睡得不舒服，其實他們睡得很舒服；因為他們是和衣睡的。

塞爾維亞人，沒有近東民族的一種普通嗜好，喜歡時髦。他們所穿的，無論男子或婦人，大都是灰色，或白色素靜的衣服。男子穿褶疊的洋布短褲和短裙；上身洋布襯衫，兩件背心。就是富有些的，也不過在胸前掛一隻美國金錶。

他們最通行的跳舞，叫做 holo（就是圓形的意義）跳法很簡單，僅由男女攜手站成環形，先向右走幾步，再



西馬其地方農民所築之住宅。完全由石塊和木條所造成。

向左走幾步，然後朝前朝後跨幾步，跳舞就此告畢了。有時要變化，排成橫隊，有一位指揮人，指揮他們怎樣動作。在柏爾格刺德公園的高處瞭望，可以瞧見白城 (Biyele-grad) 全城的風景，非常壯麗。視線所及，到處都是粉白的牆壁。閃爍在陽光裏，彷彿雪山銀壁，煞是壯觀。

定閱小說世界優待辦法

凡自十四年陽曆一月起至六月底止定閱小說世界全年一月份者附贈優待券一紙持券購紙下列各種小說一律照定價對折計算全購連偵探專號共六十一種定價二十七元六角今減售十元

言情類

被乃茵傳 一角五分
眞偶然 二角五分
寐中人 四角
鬼士官 八角
亞媚女士別傳 六角五分
青衣記 四角
美人磁 二角五分
雲市孤踪 四角五分
墮淚碑 六角
孤士影 六角
斷雁哀絃記 六角

偵探類

偵探專號 全書四十萬字定價大洋一元
二備案 二角五分
羅刺雄風 三角五分
名優過盜記 二角
蛇首轟 三角

玉樓慘語 四角五分
情窩 六角
愛兒小傳 四角
海天情孽 一角八分
娜蘭小傳 八角
奇女格露枝小傳 二角
桃大王因果錄 六角
情孽 三角五分
地亞小傳 七角
情天補恨錄 四角五分

秘密軍港 三角
賊博士 二角
厲鬼犯罪記 六角
滄波淹謠記 三角五分

歷史類

恨綺愁羅記 六角
西班牙宮闈鎖語 二角
不測之威 八角
天仇記 四角五分
亨利第六遺事 二角五分
重臣傾國記 六角
沙利沙女王小紀 四角
冒險類 六角
斐洲煙水愁城錄 八角
霧中人 一元
俠女郎 二角
八十日 一角五分
鐘乳閣樓 六角

驃騎父子 二角
蟹蓮郡主傳 九角
妬婦遺毒 三角
孤露佳人 五角
鐵血痕 五角

科學類

環遊月球 三角
洪荒鳥獸記 五角
毒菌學者 五角

神怪類

鬼山狼俠傳 一元
變荒誌異 六角
金梭神女再生緣 五角五分

社會類

雪花園 一角五分
城中鬼城記 三角
冰尊餘生記 五角
社會柱日 五角五分

義俠家庭等雜類

海外軒渠錄 三角五分
羅刺因果錄 三角
哀吹錄 二角
稗苑琉璃 二角五分

定單

商務印書館定書櫃台鑒茲寄上大洋
自第 卷起至第 卷止
份即請查收按期將該雜誌寄下並照章寄下
優待定戶之優待券一紙此頌
台安

【地址】

省

縣

具

年 月 日

今年的小說世界

一 今年的封面

今年五十二期封面，為三色版所製的全球五十二種人種圖。每期封面皆有千餘字的說明；並附插圖多張，說明該族人種的風俗特性，及種種有興味的軼事。這五十二種人種之中，有的是奇形怪狀的變種，有的是明媚華映的美人。種種色色，皆素所鮮見。讀者看封面上的三色圖，讀該期的說明，參觀插圖，無異親遊其地，全年讀過，直如旅行世界一週。

二 長篇小說

今年的長篇小說已經預備的列下：

(1) 野人記 第四種「弱識投荒錄」(一名大山之子)，書中情節，較前三種倍覺離奇，事跡則與第三種「猿虎記」相銜接。

第五種「古城得寶錄」書中情節，換過場面，將非洲數千年未發現的密秘人種，及未聽過的奇事，駭聞一一表出。

(2) 奧德摩斯奇案「紅鑽石」與「白骨黃金」兩案，屢受讀者歡迎的來函，大都說：「說樊案如食橄欖，初覺酸澀，不久即覺其清甜可口，讀後則覺其回味无穷。」譯者馮六先生嘗說，他譯這部書，非貪稿酬，非圖虛譽，實是覺得這部書，有可介紹的價值；不但是別開生面的偵探小說，並是一部法國社會的寫生。

(3) 科學小說

(1)「流星過客」此書述宇宙間一最大流星上的人物事跡，種種驚人駭聞讀之令人嘆為奇觀，然又語語根據科學。(2)「環遊宇宙記」用有統緒的故事，發明宇宙間各種行星循環的道理，及其循環的秩序法則。我們讀的時候，只覺得是一種有趣味的的小說，其實對於「相對論」的理解，和「天文學」在不知不覺中，早輸入了我們的腦筋中了。

三 短篇小說

(1) 林琴南先生仙逝了，我們還有他的短篇遺作十數種，都從九卷起發表。

(2) 祕密博士 科學短篇小說是我們今年的一件特別大供獻。這祕密博士，是一種連續的短篇小說，每篇各自首尾，歐美各國傳誦殆遍，研究科學的根據這些小說，很有些奇異的發明，由此可見這種小說的價值了。現在我們搜集了來，按期登一篇。

(3) 短篇偵探 本社現已搜集了各種偵探小說，都是極新穎的作品。其中有一種更名貴的，是歐戰的實地偵探案。這部出版未久，即已譯成了數國文字，案中事皆真，無一字虛語，也在小說世界中按期刊登。

(4) 另有一種寓言，是俄國文豪中寓言大家克魯伊洛夫的傑作，經唐小園先生翻譯，並加註解，按期刊登。

(5) 去年懸賞的小說，也在今年各期中陸續發表。這都是我國文藝界的精華，請諸君賞鑒。

(6) 其餘各名家的短篇小說，擇最佳者每期刊登數種。

四 插圖與小品

今年的三色插圖現已選定，都是中外名筆小品文字，尤其豐富，按期分登。

徵文揭曉

第十三號

最終的目的

第十四號

失去的天使

最終的目的

第十三號

現在的我，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我靜心瞑目，追想我過去幾年思想的變遷，有如影戲院裏演奏的影片，一幕一幕的不絕的演奏，以至現在，還正在很快的演奏着呢。

我是個小學教師，自執教鞭，屈指八載，無情的歲月，流水般的過去，自問教授上的心得和所收的效果，真是讓人不堪回首，但是我常撫心自問，這八年之中，對於我的職務，不敢有一時的疏忽，對於活潑可愛的青年們，抱了無上的希望，用我的心血，灌入他們的腦筋裏，那知這八載的光陰，竟好像空空的過去了，怎不教我感傷呢？

這樣的過去，未免太可憐了，我想這不是天地生人的本心吧！

環境的勢力，真偉大啊！我以前的生活，所以沒意義，沒價值，或許受了社會環境的惡影響，但是現在的生活，又何嘗不受環境的支配呢？世界上可憐的人們，和我一樣不幸的，我那能知道有多少呢？！可憐的醉生夢死無目的的生活啊，你把我製造成了人類的落伍者……！我想到這裏，好像耳旁有細聲道：「你的思想完全錯了！你現在却不應再這樣想了！你不是很想立志向上嗎？！可惜你的志向很好，思想却仍是腐舊，不澈底！環境勢力的偉大，吾人自不能予以否認，但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不是因為能抵抗自然的惡勢力而改造環境嗎？你以前的墮落，不長進，還算有可原諒，但這時以新青年自命的你，大不該作這樣想！你的思想完全錯了。」我



當真是錯了，我記得我的朋友常和我說：「生在現在萬惡的社會裏的人們，尤其是青年們，應有奮鬥和犧牲的精神。」打破惡勢力，戰勝惡環境，可不得奮鬥嗎？奮鬥而成功，固可躊躇滿志，如其不成，可不是作了社會上的犧牲品嗎？可怕的墮落的生活呀，你趕快離開我吧！

想起我以前在學校裏，無目的的去讀書寫字，實在可笑極了！但是現在的青年學生們，又何嘗不和我從前一樣的可憐呢？現在我作了他們一部份中間的指導者了，我實在不願他們再蹈我的覆轍啊！我應當竭力去喚醒他們。

我的地位是小學教師，但是我不喜歡這個名字，我想不如「學生」二字的美麗可愛，那麼我祇得管我的學生生活了。我和一般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青年們同堂共話，研究各門功課，增加我的知識，刷新我的思想，作體操，練拳術，以增進身體的健康……但是我和他們一同工作，還嫌不足與，近又入了上海商務書館附設的英文

函授學社，學習英文，以滿足我學生生活的慾望。像這樣學生式的教師，可算我最近的目的了。

假使我的家境豐裕，不為生計所困，我想我的最近目的，就是我的終身目的了。但這完全是一種幻想，我的家庭，始終不允許我這樣作啊！

我的父親在二年前病故在五千里外的拜泉縣，那裏的財產，全被無良的庶母吞沒，運到她的母家去了，軟弱無能的我，聞信去到那裏，打算運樞回里，安厝先塋，以慰八旬開外的祖父母思子之心，並把拜泉的家人接回，同心協力，安度時光，以後全家的責任，我情願自己擔任起來，那知竟被庶母設計欺騙，使我滿懷熱烈的希望，全成泡幻，至今思之，猶覺心痛！

她和她的哥哥，（她寫信叫他去的）席捲了東省的財產，滿載還家，把我那可憐的弟弟和妹妹，恨心的拋棄在異鄉，可憐他們孤苦伶仃，舉目無親，讓家人怎能放心呢？先父的靈柩，他們竟置之不理，只顧帶了她所生養的

子女回家，這是何等不平而殘酷的事啊！

去年正月間，先父的靈柩到家，我的母親是個有話講不出的人，祖父母年紀又這麼大，耳又沈重，又不願驟爾傷了感情，我和胞弟，抱定和平宗旨，處處容忍退讓，希望得到圓滿結果，好教先父瞑目於九泉之下，那知竟爲和平所誤，結下不可收拾的惡果，真教我言之痛心，思之疾首啊！

先父的靈柩，是由胞弟由拜僱車送回家的，但是他却至今未歸，原來拜泉的產業，有我家的少一半，其餘乃先父在附近村莊招的股份，往拜墾荒，可惜他壯志未伸，致以身殉，曾記先父在時，每歎我國的人民，多半安土重遷，動不動說甚麼窮家難捨，熱土難離，內地人烟日密，謀生愈形艱難，關外土肥人稀，內地無業之人，宜遷往關外，一則謀生容易，二則可以鞏固邊防，……所以他後來就實行自己的主張，宣統元年春季，先父乃隻身赴拜，一方在學界就事，一方買荒置產，慘淡經營，歷十餘載，乃天心

叵測，違令長辭人間，身後諸事，又復如此棘手，外股不能償還，家事不能解決，以致先父的靈柩，不能早安窆窆，……我不願多說了，我的心要碎了！

我家裏的人，除祖父母已分居（同住一院外，有六旬的老母，和我的妻子，弟妹，還有我的四個兒女，我的胞弟和胞妹，尚在拜泉，我的姊姊，早已出嫁，但現已孀居，差不多終年住在我家，弟妹除二秋年節來我家外，餘時就住在娘家了。這幾年因爲年景不好，地畝收成有限，每年買柴買米，我每月所得的報酬，除我花用外，全用在家裏了。八載的光陰，轉眼要過去了，自問管教訓育，心得毫無，家計又這樣艱窘，前途茫茫，何處是我的歸宿？我雖欲盡心力於小學事業，恐怕終歸不可能了！

我有时想起自己的身世，便不覺悲從中來，抑鬱萬分，不遂心的過去種種，如海潮般湧現在我的腦裏，唉！我是何等的不幸而可憐啊！

有時我於無人處暗自歎道：「我已是將近三十的

人了，還有甚麼希望，祇好望着我的兒女們了，他們將來或者是有志的青年，我好好的教他們享受完全教育，他們要能改造中國，我也就安心了！想到這裏，我的心花好像都開放了！

但一轉念，享受完全的教育？這事談何容易！金錢教育，真教天下貧寒的人們望而生畏啊！我記得我在師範將近畢業的那一年，我父自拜泉來信，教我好，好用功，畢業後投考相當的學校……唉！升學豈是空言所可濟事？我在師範每年二十多元的費用，還是母親節衣縮食來供給我，有時不夠了，還要東摘西借呢。那麼我在校的艱窘情形，也就可推想而知了。

轉眼畢業了，我已決定不升學了，我的同學苑君把我荐到某高小校，在那裏教了一年，不大遂意，恰巧父親來信教我往拜泉去，我就辭了職，決意幫助我父作墾荒的事業去，那知道了家裏，家人的攔阻，是不用說的，就連親族們見了，也都勸我不要去，他們所持的理由，無非是

些老生常談的陳腐話罷了！但我一人又是年輕，那能不受他們多數的支配呢？

後來又就了某高小的教職，轉眼又是一年，因為那裏款項支絀，設備不完，所以也不大滿意，復由友人荐到昌平縣立高小，這時正是民八的春季，初來亦復爾爾，不料過了這時，忽然得到一線光明，使我驅除了以前的煩惱，而得到新的生命，沈悶而可憐的我，稍稍有點生氣了！

我的好友陳君紹源，於二年前來校就職，我們相處甚得，我倆的意見雖不完全相同，但目的却還一致，他是個思想很新以改造自命的青年，我們起首感覺到知識的饑荒，就向上海的書局裏，買了幾本新書，看了非常高興，又訂了幾份雜誌，就中小說世界和婦女東方，是我們最愛看的，從這裏面又給了我們許多光明，讓我們知道人生的義意，個性的價值……我現在只顧努力於自己的改造，家務瑣事，好像拋在九霄雲外去了。

但是改造自己，不過是改造家庭和社會的豫備，所

以改造自己，仍不是我最終的目的，那麼我最終的目的，就是家庭和社會的改造了。

處在黑暗的社會裏，改造談何容易？但是改造自己，還比較容易些，至於改造家庭和社會，真是難乎其難了。但我有好友的幫助和鼓舞，又何敢妄自暴棄呢？我的家庭改造，現在不易着手，我想一二年後，就可實行我的理想了，將來把家事理清，在都會地方，組織一個小家庭，最好我在社會上服務，以所得的報酬，除衣食費用外，供給兒女們讀書，讓我的妻子，學習手工業，如織襪或毛巾之類，實行家庭工業，以補助經濟的不足，此外我還希望我的能力增加，得到較豐的收入，或教他們到升大學

失去的天使

一個慣於獨居的孤零的人，總是不願生活的改變，與會不很親密的朋友。除了孤悽以外，獨居還有什麼味道呢？自己也答不出。慢慢閒閒的走着，懶懶散散的臥着，低頭倦倦的尋思——在自己，總是再解放舒適沒有的

的時候，實行半工半讀，這是子女讀書問題，至於他們的婚姻，完全由他們自由選擇，並且教他們有了生活能力，再營結婚生活，這是我關於家庭改造的計畫。

沒有良好的社會，不易組織良好的家庭，這是極明顯的事，再說我們生在二十世紀，應具世界的眼光，社會上的全人類，乃是一個極大的無限的生命，個人好像微細的細胞，所以改造社會，實為吾人最終之目的，我打算用上幾年英文的工夫，將來英文書報，可以隨便披閱，作點翻譯事業，以輸入西洋的文明，創作小說，以饜國人，總之改造社會，以償我的夙願，就是我最終的目的了。

完

第十四號

了。怕假期，怕會友，而假期到了，朋友來了，於是心兒撩亂不可收拾了。惘然的收拾自己的東西，拘束的同朋友談話，身心總沒有一刻的靜息，像是到了高山的頂上，大海的傍邊，既不能前進，又不能後退。

不願回家，若是到了家裏，心兒更且撩亂；夜裏不能安眠，白日裏不敢見人，只有悶睡的事情。見了人也沒有一句話說，只微微結舌，微微臉赤的答人家的問話。被問的反正不過是「洋學裏有多少人？洋先生敢不敢打人的？現在你能混錢嗎？將來你能做官嗎？」自己說不好慌話，照實的答了之後，又聽他們的同聲的忠告：「洋學堂是闕少爺幹的呀！咱能上得起嗎？着早回來吧。」他們的臉上眼裏露着譏刺，可憐與我決定的氣色，於是我心戰了，似乎不能支持了。

留校呢，沒有過暑的膳費；為不堪心的悽愴與擾攘，沒有，也留校。

學校在B城裏，B城曾繁盛些時，城內的古廟很多，傳說有七十二所。因為遭了幾次土匪的燒奪，現在只見破牆，破屋，破瓦和枯死的老樹，間着稀稀疏疏的慢慢動的居民，站在學校的自修的樓上，能顯然看見城北的兩座高塔，走到高塔的下邊，我們不敢上瞻其頂；偶一上望，看

牠巍巍駭心，像要倒下來；頂上的每一個嵌着的破磚，像已開始下落了。圍城的是巖壁千仞的高山，陡起陡落，峯峻豁深，駭人心目。總是，B城像是另一天地，不與別處相往來。

校址寬闊極了，是從前的聖廟的舊址。我們一進這大大的前門，便起肅嚴和陰古的感覺。第一院是校中的操場，兩邊的廂房都壞了。中間有四株古柏，幹是高且粗的，枝葉却很少——因為古老太原的原故了；每大風陰霾之夜，發出沉重的響聲，如老人語，如萬籟奇放，如一陣天馬行空中。第二院有三株古柏，下有多樣的花草。進了第三院的東北角的過門，是一個閒靜的小院，再朝裏，還有類此的九個小院。

別的同學因為想涼爽的原故，都住在第二院的廂房裏；我自己喜歡獨居，便獨住在後面的三間小屋裏，A君住在我的屋後的院裏，過了兩天，就挪到我的屋裏了。我的院子，長不及三丈，寬不及一丈，沒有一株青草，也沒

有一盆活花；有一株大大的石榴，榴葉伸進窗兒來。窗外邊有兩個破的空花盆，窗內邊是我的久不坐而生許多灰的桌兒。

因為院小屋高的緣故，風也不能進來。綠葉，窗紙總是沉沉不動的，我倆的懶散無力的言語，也是不常出自口中的。除了每晚每晨，夜蚊的嗡嗡嚷嚷的聲音；陰雨之夕，第二院的曼曼朦朦，猶若上升的琴音；以及偶然牆下，昆蟲的疲倦的聲音，和有時我倆踏在地板上的沉沉慢慢的足聲；以外再也沒有一點聲息了。在這死沉寂寞的空氣裏，室外一土一葉的墜落，一鳥一虫的一動，我倆都能顯明的聽着，——除了我們耳響頭昏的時候。

在悲哀寂寞的生活裏，除了無聊以外，還有什麼事情呢？微小可憐的我倆，在茫茫渺渺的宇宙的一角，能把握着什麼呢？是被懸的人兒罷了！在昏迷無聊的底裏，一分一秒都是難去難去的呀！於是悶睡罷，——只能悶睡罷了！睡到頭痛且昏重，身沉且昏熱，口臭不可耐的

時候，便起來硬支持的散散步。走到腿是重了粗了且木了的時候，便又睡下。一睡下的時候，覺着好了，解放了，有無限的舒服。又朦朦朧朧的臥着，世上的一切，都是恍然了，恍然了。

夜來呢，也是無聊，不遂意的輾轉床上，歎聲間出；血在心中搏動，又清楚的經過腦際，更能清楚的聽着血的搏動，耳中是充滿着嗡嗡嚷嚷的聲音。室內的悄然的死寂，若是在慘淡的殘燈之下，他的蓬亂如鬼的頭髮，他的蒼白若死的灰色的瘦臉，凹下的淡白的眼睜，在在都使我恐怖，感着陰森的鬼氣，——鬼似乎在進門，鬼似乎在窗下，鬼似乎在我床後。

或者因為他是比我高一級的學生，我沒有同他多說話的勇氣。他說他是生性不喜喧談的人，所以我們的話實在是少極了。這夜將近日出的時候，我聽着他的不眠的輾轉。床上的聲音，他也聽着我的輾轉的聲音了。「你，你爲什麼是這樣頹喪呢？」他微弱無力的問了。

「我嗎，我呀，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難受，心悸的
答了。

室內仍是沉默。

我抬頭看看他，他的床離我的尙有一丈餘的距離。他又正在看一張像片，大約因爲看不清楚的緣故，像片幾乎接着他的臉；他的髮蓬亂得不成樣子。我又睡下了。我爲答謝他的詢問的盛意，便做出一句話兒來，「你爲什麼這樣頹喪呢？」

「我呀，從前本是希望成個人上的英雄——因爲想叫心愛的人喜歡；心愛的人死了，我怎麼也不能努力了……」他的聲音有些戰慄。

過了一會，他又說道，「我想你是因爲理想太高，與事實起了衝突，消極煩惱於是生了。鬱鬱無聊幻想也生了。」

「對啦！對啦！我很喜歡，不覺抬起頭來看看他，「你的話真對！我想的學校，不是我所居的學校，我想的我的

位置，不是我所處的位置……」

「你看誰的像片？」我幾次想這樣問，幾次又吞下去，終於說出了。

「你沒會看嗎？」

「沒有，」其實我早已偷看了，像上是一位妙齡的處女，溫柔閒靜的臉色，眼中露着愁思的神氣；大約是在夏初的開院照的，面前有幾盆盛花；像是照了幾年了，原色已褪，微呈淡白微黃的顏色。只因怕他見怪，便這樣答應了。

「你願意看嗎？這是我的……」他說着坐在床邊了。「我很願意，」我起來到了他的床邊，他似喜的看着我，把像片送給我。我說，「這是誰是你的愛……願意對我說嗎？」

「唉！對啦！是我的心中……」他叫了，且笑了，我從來未見他這般喜歡，雖然他的臉色，很難看的，分明是苦笑，瘦且乾的黃臉皮摺縐成一把，使見者立刻發生無限

的難受。

我並沒要求他，他繼續的說了，「她是我的姨姊姊；當我八歲的時候，同母親上外祖母，她也同她的母親在那裏，這時她已是十歲了，這是我們第一次相見。那時我不敢直然看她，但一見了她的身的某一處，就久遠不會忘了。她的溫柔靜穩的雙目，最是耐人尋味，現在一想起，便似乎鑽到裏頭了。一隻嫩白的手兒，總是在嘴的角裏，這樣悄靜的望人。她的黑辮上的藍絨線，他的淺藍色的洋布褲，她的淡紫色的絲襪子，都能使我永遠不會忘記。」

「後來我上外祖母家幾次，但都是遇着失敗，沒有遇着她。直到四年之後，她是十四歲了，正是新春的正月，又在外祖母家遇着她了。這一次使我得了異常的無端的懽悅。我一到了外祖母的堂屋裏，堂屋裏坐了許多人都說「啊，溶哥兒來了，好呀，」她在許多人中間只是望着我。到了燈明的時候，姨母特別問我話，他在旁邊站着。姨母說她已是上了一年學，明年就能上高等小學。我

一聽說她上了學，我的似乎從未暴發的喜悅，便立刻從心底跳出來了，直到耳熱，臉熱，手熱的時候。過了兩天，我們便很熟悉了。外祖母這時許多外甥外女都來了，她不喜歡喧嚷，我也不喜歡喧嚷；別人都在外邊亂鬧的，我倆總常在外祖母的臥室裏。這是誰都知道的，鄉下人只喜歡沉靜的孩子，所以外祖母的誇獎只是給我倆的。姨母叫我教她功課；我恨不得立刻將我所有的學問，一齊給她。我細心將我心中的故事，一一講給她聽。我又教她寫信的款式和乘法的算法。我教她的時候，感着無限的滿足，不覺一些疲倦和煩瑣。這時她學女工了。凡是她用的，一針一線，一布一書，一紙一筆，我都覺着有無限的雅潔的味道，無限的引力，使我把玩不忍舍去。使我把玩不能舍去！他雙手在我的面前，雙目懇決又可怕的望着我，都似乎是急力要求我的了解。

「我倆這次分別以後，我的心是什麼也不想了，只想着給她寫信。我到家後三天，就接着她的一封信，可愛

的信：

溶星弟弟：

感謝你教了我許多東西。

你和外祖母講的故事，我都說給我的同學了。她們問誰講給我的，我說你和外祖母。她們說你一定是很聰明的孩子。我說，「聰明的很呢，跟同明星一樣。」你叫我做的裝墨的袋兒，已經做成了。我想給你寄去，母親怕寄失了，我也怕寄失了，所以沒有寄。不日就有鄰人上你家去，可以帶給你。

我的綠色鉛筆，現在沒有了，大約還在外祖母的家裏。

蓉玉上

他又照樣念了一遍，又從腰中拿出長三寸寬一寸的破的錦袋，中裝着稀爛的紙片；雖是稀爛，却是有秩序。他說，「我倆從那時起，不斷的通信，這裏也有我剛才念了的一封信。你可以看看。」

「後來我倆又在外祖母家會見幾次。這幾次的相

會，已不是從前的相會了，對着別人，我們談話，總有些拘束。這時的她，已不是從前的她了；漸漸的由無知的孩子，而變為美麗的處女了。我倆在這拘束的情形之下，只能偷時跑到外祖母的宅後的桃花園裏。這座桃園很有名，有五十方丈的面積。相會的時候，不是適逢嫩葉初放，衆苞未開；便逢紅紅白白燦爛奪目；雖會相約在一個相當的月夜，來此賞月，但終於沒有實現。老實說，我們對着別人，我們不得多說話；沒有別人，我們的話還是不多；而且說出的話，並不是心中話，心中話並未說出一句來！並未曾說出一句來……」

到此，他的淚流了。

「但是在她的憂愁的凝視中，在我的心亂的徘徊中，有無限的心底的悲哀話，我們已相互的了解了。你須知道我們刻刻把不得相會；相會的時候，是怎麼的不自由啊！你須知道她漸漸的長大了，漸漸的淚也多了。那回我偶然說到婚姻問題，觸動了她的深思，她始是無言的

疑視，終是背我落淚——雖是背着我，我也發覺了；發覺了，全身的細胞，都似乎變了，軟了，心是沸了，沒法了，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只是躁急的不自主的踱來踱去。」

他的淚又流了一陣。

「我們也有快活的時候。你須知道她不一定是人，她是神，她是天使，她是仙子！失却的天使！在這綠葉桃花的艷麗之下，她的兩頰，雪膚露着紅暉。她的黑油的眼珠的每一轉，那不是古人所說的「嬌波橫欲流」？她的仙步的每一移，嫩的玉手的每一動，以及溫柔的烏髮的每一飄，都似乎繫着我的心，都似乎繫着我的心！總之，她是我的心，她是在我的心裏。我的全身似乎只有一個心。她的面龐的每一微笑，我的心花，就隨着開了，不覺的喜悅了。沉然的時候，我的眼只呆呆的看着她。她的聲音，是詩的音樂，是清靜的三月裏，曠野上聞花間的鶯啼。——這些仍然常常來到我的耳裏，你沒見我常常傾耳靜聽嗎？」

「我刻刻的恐怖着：她已大了，快要嫁人了，快要不

能與我隨意談話了！這天母親望着我說，「你不看看你的蓉姊姊嗎？她快要出嫁了。」啊！這真如忽然從天上下來一個霹靂，叫我所有的血都緊張起來。啊！天啊！她已快是人家的人了，或者要永遠忘却我了。這樣的丟下我，從天使的懷裏，丟到萬萬切的徒顛之上！徒顛之上，還能朝那裏去呢？有的是死罷了！我呆了許久，接到母親的給她的禮物。似乎有物撞着似的，低頭無言的朝她家去了。這只有九十里的路程，我走了四天，尙未見她的家的影兒——沒有見也好，因為便是見了，也是不敢進去的。迷迷昏昏過了這四天，又迷迷昏昏的回來了，——可恨我沒有誤入深溝，誤碰大石，而走入死之國土！而走入死之國土！」

他的淚，他的鼻涕，都一齊流出了，真如一個呆孩子！他指着像片說，「我回家就接到這張像片，並且聽說還有一封信。但是這封信，母親怕我看了傷心，始終不給我，——這真氣壞我了！——後來我哭着氣着和母親要，

母親說已是撕了，啊，我永遠再看着她的字了！我硬叫母親對我說，信裏的意思。母親說，裏頭字也不多，可是怪傷心的；說，這是她最後的一次同我談話了；她的前程是火坑還是陷阱，只有上帝知道了。又說，她說她知道我抱的是陀夫托益夫斯基的主張：要終身爲心愛者奔走，不管心愛者如何；但這種博原堅固的愛，只能使她的心兒更加淒切；末後又勸他好好的念書，不要關心她的生死。

「可憐的弱女呀！你也太不幸了！在這舊的社會裏，那有你的二分兒自由！她的父親是前清的進士。

「聽說，她到了丈夫家三天，就受一頓打。因爲有許多鄙劣的鬧房的——可殺的！可殺的！真罪人！把她當個把戲玩，用尺去量她的天足，說比她丈夫的腳還大三分，於是可殺的俗人，從沒見過天足的，都驚且嬉了；她的丈夫便迫她裹足，她不應且哭了，便挨了一頓重打。從此她的眼兒總是紅腫的，不常吃飯。後來她私地寫了一封信給那男子——當然是我了——的信，又被她丈夫發覺且公開了，於是沒有一個人不給她當做妓女一般，她又挨了一頓打——她便在這夜吊，吊死了！」他似乎再也說不好話了。

他是瘋狂了，流着涕淚，大聲的叫道：「舊的禮教舊的社會舊的人物！都是吃人的東西！吃人的東西！」

他奪去了像片，——自我的手中，——裝到腰裏；手足戰着，灰色的臉，上有許多小汗點，不很穩當的走了。

幾小時之後，他跟踉蹌蹌的回來了，他離我很遠的時候，我就聞得一陣薰人腦海的酒氣——這種不堪聞的酒氣，是我第一次聞得，因爲從前雖常聽說，「A君又喝醉了，A君又喝醉了」的話，只是遠遠的看見他醉薰薰的睡在地上，却並未走近他，並未聞得薰人的酒氣。我拉住他的火熱顫抖的左手，說，「你又喝了多少酒？快去睡罷。」

「一……斤九……兩……」他的聲音顫抖的可憐。我扶着他去睡了。

此後他每日只有四件事：喝酒，睡覺，狂哭，看那一張像片。在這年的九月裏，我們預備給他送到瘋人院裏，便出去冒雪找他。後來在東門外的雪堆裏找着他了，可是他已死了。

從此世上少了一個不幸的人。

用世界上最完善之

「吉利保安剃刀」



自行修面

其利有四

簡便

修時祇須用真正之「吉利

刀片」加於「吉利保安剃

刀」上並用皂水潤面一過

即可自修器具扁小攜帶便

利隨時隨地可以使用

舒適

一經修剃立刻整潔舒快容

光煥發

安穩

用「吉利保安剃刀」修面能

使分外潔淨且無論何人均

能使用斷不損及皮膚

價廉

刀片堅利耐用每片可用數

十次不需磨礪每次所費極

微而時間之能經濟尤屬可

貴

上海廣東路一二號
香港雪廠街五號
買勒洋行

經理

同益洋行

人格

俞慕古

一所大宅子裏。住着五戶人家。東廂房一樓一底。寄居的是大國民報館裏新聞記者樓雅橋。東側間一樓一底。寄居的是德豐銀行行員汪小齋。西廂房樓底和側間樓下。紗布捐客洪福生住着。客堂樓底。大律師瞿鏡的公館。西側間樓面。小學教員陸益三的宿舍。這五戶人家。住在一個門口裏。所以互相認識。不時聚合攏來。談天說地。精神抖擻。十分有興。不過陸益三拘謹得很。見了他們。似乎不願發抒妙論。只是沉悶地坐在一旁。那五家之中。又以陸益三最爲寒酸。四人都瞧他不起。很卑薄他。想要把他輩逐。可是益三住這宅中。資格最老。沒有被他們傾擠出來。

這五戶人家。除了陸益三以外。都有家眷的。四家家眷。相處既久。自不免酬酢往來。或則一堂讌笑。醜態百呈。或則烟榻橫陳。吞雲吐霧。或則呼盧喝雉。通宵達旦。在益三眼光裏看來。這樣職業很高尚的人家。太不顧人格了。但在四家人家的心目中。和窮酸的益三住在一所宅子裏。也覺得降低人格不少。

這四戶人家的出息。比較益三果然優厚得多。但是開支方面。也與益三有天壤之別。五天一請客。三天一坐汽車。穿的個個滿身綢緞。吃的日日山珍海味。戲館裏包廂。是長定着的。侍候婢僕。是長養着的。益三暗忖他們出息雖大。究竟有個限制的。

耗費是沒有限制的。這樣揮金如土。恁地多大出息。恐慌的日子。就在目前。怎能持久呢。

.....

這一天是星期日。五個人巧合在雅橋住的東廂房裏閒談。大家故意調侃益三窮極無量天尊。洪福生更指桑罵槐的說。「什麼有個小學教員。託我買了四十包期紗。定洋却不付分文。倒說我們小學教員。最重人格。到期如遇虧蝕。斷不要累你一些。我見他說得鐵一般硬。信而不疑。替他買了。不料紗價暴跌。到期結算。虧折了四百多塊錢。我接連到他家裏去。找過七八回。總見不到他面。恰巧有一天在路上碰見了。我問他算賬。誰知他狡賴道。「我何曾託你買過紗。代客買賣。而不向客人要定洋的。從沒見過這個有膽量有資本的捐客。這是你故意無端敲詐。辱沒我神聖不可侵犯的教員。我是不肯干休的。」說罷。揎袖捋臂。勢將和我用武。唉。諸位。我沒有向他討到錢。也不會說過他半句壞話。反被他搶白了一場。豈不冤死我嗎。

當時我想要拖他到官裏去解決。轉念這般不要廉恥的小學教員。倘然拚死詐命。我却擔當不起。只好自認晦氣。放鬆了他。那般小學教員。竟不顧人格到如此地步。因此我現在見了小學教員。加意防備一下。」又對益三冷笑道。「益三先生。你不要生氣才好。」樓雅橋汪小齋矚鏡也乘勢搖頭道。「這種教員。太不顧人格了。太不顧人格了。怎能教得出好子弟來。」益三聽的好不難受。又不好迴避。反吃他們笑話。正擬發幾句牢騷。只見樓雅橋笑着說。「我們報館裏。也有許多不顧人格的小學教員。時來混鬧呢。他們自以爲學富五車。才儲八斗。投來稿子。一大捲一大捲源源不絕。無非是東抄西襲的臭文章。祇可以充做字紙籠裏陳列品。他們不見自己的大作登載。接一連二來信大罵主筆。瞎了眼珠。有一次。有一個乞丐似的小學教員。要來會見主筆。大興問罪之師。被看門的逐了出去。他還沿街自誇文筆的高妙。大罵主筆的舞弊。唉。小學教員爲甚把人格糟到如此地步呢。」汪小齋接着道。

「俗語說。『人窮志短。』大概小學教員窮的入骨。故而不顧人格。我有一天在行中辦事。一個小學教員來存一塊錢。——因為他的存摺上通信處。是仁志小學校。所以我知道他是小學教員。——其時櫃外站着存款的支銀的。有十七八人。有一個來支二百塊錢。摺子授了進來。那人走開去東張西望了。及至二百塊錢鈔票。夾在摺子裏。發回出去。同時小學教員的存摺。也發出去了。那支銀人還未走上櫃來。而這個教員。便不客氣。冒領二百塊鈔票。和摺子。藏到袋裏。取了他自己的一扣存摺。假做瞧着。漸漸移動脚步。向外去了。我剛看的明白。但還恐其弄錯。不是玩的。便伴做認識似的喚他回來。請他到會客室裏。說恭喜恭喜。你發了財。該應分潤我一些。否則我要揭穿你的行爲。看你怎生下台。他果然兩頰漲紅。瑟瑟縮縮。掏出那個支銀人的摺子鈔票。我得了賊證。拽他去見總理。他跪下來。只顧向我叩頭求赦。我見他十分可憐。暗暗發放了。他便抱頭鼠竄而去。這樣不要人格。在人類中少有

的吧。」大律師瞿鏡也說道。「往年我招考一位書記。報名的。大半是小學教員。甚至有一個不知廉恥。不顧人格的教員。登門自薦。竟叩求說。『你若不能錄用我。我要撞死在這裏了。』弄得我無法可想。便哄他道。我一定用你。你快去搬行李進來。他信以為真。欣欣地去了。我疾忙緊閉大門。擺脫了這厄。你們想好笑不好笑。」陸益三被他四人輪流羞辱。心中憤憤不平。便道。「請你們不必晝蛇添足。佈弄玄虛吧。可知小學教員。雖是清苦生涯。一輩子在窮酸裏過度。而人格兩字。却很珍重。不肯輕易糟蹋的。並不像一般市儈小民。包攔詛詞。信口吹簧的。祇顧金錢。不顧人格。方才諸君所說。都是逢那小學教員敗德的故事。未免出於臆造了。卽有其事。也不過一二教育界的敗類。怎能一口抹倒許多呢。世間有般人。往往誤解人格兩字。以為有出息而闊綽的。才有資格。出息微而寒酸的。就失去人格。其實守我本分。治家有道。不事妄爲。不求鋪張。不徇務外。甘苦如怡。安貧若命。富亦沒有什麼志氣高昂。

貴亦沒有什麼傲骨嶙峋。那才可說有人格。」四人一聽益三從未說過這樣慷慨的話。倒有些不好意思。然而猶強辯道。「益三先生。那是我們無心之談。剛巧講起小學教員。所以偏到小學教員一路去了。事是確實有的。請你見恕則個。」

大國民報館新聞記者樓雅橋。誘拐了大律師瞿鏡的妻。子捲逃了。他做新聞記者的時候。時常謾罵現在的人類。太不顧人格。現在各種報紙上也罵他了。就是大律師瞿鏡。對於人家委託的事情。非常賣力。達到自身痛癢的事。竟無能為力呢。不多幾天。瞿鏡不知爲了要得到什麼一筆巨款。偽造公文。發覺之後。捉到官裏去了。陸益三嘆了口氣道。「天賜我做個清苦生涯的小學教員。沒有失去人格。」

紗布掙客洪福生。虧欠了北大紗號一萬三千塊錢。順泰布號二萬塊錢。又拐騙了王客人五千元現金。率領妻女。正想逃逸。紗布號和客人聞信報官。偵騎四出。沒有逃脫。

可憐他喫慣用慣安樂慣的闊人。現在去嘗試鐵窗風味了。陸益三聞信之下。替他可惜。掉了幾行熱淚。但是他安慰自己。天賜我做個清苦生涯的小學教員。沒有失掉人格。

德豐銀行行員汪小齋。平時闊綽慣了。到年關負債累累。無法彌縫。竟做出不要臉的事來。在銀行裏盜了三萬多塊錢。星夜帶了家眷。逃避得沒有踪跡。行中已報告官廳。畫影圖形。出了一千塊錢賞格。務要拿獲究辦。現在雖沒有捉到。將來總究逃不了的。陸益三得到這個消息。長歎一聲。很替小齋惋惜。可是安慰自己。沒有傷害絲毫人格。感謝天賜我做個清苦的小學教員。

這所大宅子裏住的大國民報館新聞記者樓雅橋。德豐銀行行員汪小齋。紗布掙客洪福生。大律師瞿鏡。嫌在這裏和寒酸的小學教員陸益三同住。降低了人格。不由他們不遷到新生活而尊重人格的地方去了。獨有這大宅中資格最老的清苦生涯小學教員陸益三。却沒變動地位。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小學生中學生自力修學的新工具
▼小學校教員惟一之參考用書

國 語 音 標 學 生 詞 典

一冊一千二百頁
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二角

三十四年陽曆
三月底截止

供給學生檢查「音」和「義」的字典，本館已經出了好多種，現在又出一本「國語白話註」的「學生詞典」在這本書裏，不但可以檢出單字的「音」和「義」，還可以查到「複詞」和「成語」的解釋和根源。每字之下，都有國音字母和羅馬字母的拼音；每字之下，也用國音字母標音。解釋全用白話文。取材很精很博，凡小學高年級中學初年級應用的教科書和課外讀物，以及通行報紙雜誌裏，所可見到的字和詞，都已儘量收入。學生備了這本書，則閱讀一切書報，均能勝任愉快了。

◀內容▶
單字五千多個——複詞和成語三萬多條——附錄(一)中外度量衡幣表(二)化學原質表(三)中國歷代紀元表

優待購者
在本書特價期中
兼購國音標
準白話詞
典(定價九角)
者僅合收
一元七角

小說月報叢刊廉價優待辦法

(一)本叢刊全書五集共六十冊定價五元每集十二冊定價一元一角十四年一月已出一二兩集計二十四冊四月全書出齊(二)凡自十四年一月至六月預定小說月報全年一份者贈送甲種廉價券一張半年一份者贈送乙種廉價券一張(三)憑本券購本叢刊照定價六折計算各省分館得酌加郵運費由各館自定(四)贈券有效期限以十四年二月至十四年底爲止(五)憑券購書每券以一次一部爲限(六)外埠購書開明書名連同廉價券書價郵費(郵費每集一角二分半)掛號逕寄原發券處當即將書寄奉茲將全書目錄附後

第一集

換巢鸞鳳(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日本的詩歌

周作人等著

世界的火災(愛羅先二童話集)

魯迅譯

曼殊斐兒

徐志摩等著

詩人的宗教(太戈爾論文集)

胡愈之等譯

毀滅

朱自清等著

死後之勝利(戲曲)

王統照著

歧路(詩歌集)

周作人等著

社戲(創作集)

魯迅等著

神曲一樹(禮德原著)

錢稻孫譯

近代德國文學主潮

李漢俊等譯

犯罪(榮雀甫小說集)

耿濟之等譯

第二集

創作討論

盟世英等著

商人婦(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諺語的研究

郭紹虞著

鄰人之愛(安特列夫的戲曲)

沈澤民譯

良夜(詩歌集)

王統照等著

或人的悲哀(創作集)

王統照等著

瘋人日記(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上)

耿濟之著

第三集

熊獵(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下)

孫伏園等譯

笑的歷史(創作集)

朱自清等著

瑞典詩人赫騰斯頓

李漢俊等譯

霧靄運動

周作人等著

聖經與文學

鄭振鐸譯

太戈爾詩

梁實秋等著

海嘯

周建人等譯

梭羅古勃

李達著譯

北歐文學一樹

葉紹鈞等著

平常的故事(創作集)

沈雁冰等著

丹麥文學一樹

顧仲起等著

歸來(創作集)

冰心女士等著

三天(創作集)

沈澤民等譯著

包以爾

葉紹鈞等著

懇親會(戲曲集)

沈雁冰等譯

芬蘭文學一樹

沈雁冰等譯

在酒樓上(創作集)

魯迅等著

法朗士傳

陳小航等著

法朗士集

高真常等譯

彷徨(創作集)

沈雁冰等著

第四集

詩經的厄運與幸運

顧頡剛著

波蘭文學一樹上

周作人等譯

波蘭文學一樹下

李達等譯

阿富汗的戀歌(翻譯詩歌集)

沈雁冰等譯

校長(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武者小路實篤集

周作人等譯

日本小說集

周作人等譯

孤鴻(戲曲集)

顧一極等著

第五集

詩的原理

林孖等譯著

坦白(佛羅貝爾原著)

沈澤民譯

一個青年(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牧羊兒(童話集)

徐志摩等著

新猶太文學一樹

沈雁冰等譯

新猶太小說集

沈雁冰等譯

生與死的一行列(創作集)

王統照等著

喇拉亭與巴羅米德(梅脫靈著)

俞史譯

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耿濟之譯

眷顧(新詩集)

周仿漢等著

賓斯奇集

冬芬等譯

腰圖式的像片

The Oval Portrait

美國愛倫波原著

子長譯

這所屋子，是我僕人冒險地進去的，更比人們允許我是勇敢，在我不怕受傷的情形，露宿一夜，一種參雜的悽楚和莊嚴，常常在阿平寧斯地方蹙額不快，實際無過於留特克列甫夫人的開玩笑。攏總的外貌是暫時的和最近放棄的，我們設立一間小小的和鋪陳不甚華麗的房間。遠遠地離着小塔。裏面的裝飾是很豐富，但不過是碎雜的和破舊的。壁上掛着花瓶和裝飾種種形狀的甲冑戰利品，聚集着不清楚的和很有精彩的新式圖畫，鑲在金黃色阿刺伯式的框子裏。這些圖畫都在壁上掛着，

不但是在顯露處，即在許多角隅裏，好奇的藝術家也是點綴着，在這些圖畫中，我起始看時，覺得精神錯亂，或是使得我領着濃厚的興趣；我吩咐警特樂閉了厚厚的遮陰——自從已經是夜裏——點着一枝高高的蠟燭在我的枕頭邊——揭起黑色天鵝絨的帳子。我願意這樣做，假如能不入睡鄉，至少可以輪流深思這些圖畫，並且閱讀在枕畔找着的一小卷，去批評和描摹牠們。

我長久誦讀並且摯誠的猜着。箭一般快的和光榮的時間過去，深夜的來到，爲了幾枝燭台的位置，使得我

感受不快。我的難於伸手，比擾亂我睡眠的侍僕還討厭。我另放燭台使光線格外充分地射在書上。

但是這種動作生產的效力攏總是不能預料的。許多枝蠟燭的光線（那裏是有許多）射在壁龕上。被一根牀柱遮着深濃的影子。我在不同光線之中，瞧着從前沒有注意到的一幀像片。這是一幅少女的像，方在荳蔻年華。我急於瞧着畫，閉着眼睛。我爲什麼這樣那不是初次所能發現甚至於我自己所能預料得着。當我閉眼時，我在心中盤算着怎樣的閉眼，這是一種刺激的運動，費了心思去想——確實我所見之物沒有欺瞞我——靜默和鎮服我的幻想——去得着例外的清醒和一定的注視。在幾分鐘之內，我再專心一志的注視着畫。

我現在瞧準了，便不疑惑並且也毋用疑惑，因爲第一次燭光在幕上閃時，似乎消散了我的夢魔，並且驚動我，立刻醒着。

我所說的，是一個少女的半身像片，俗語叫做花草

式，狀貌很像休留嬌好的頭部。臂膊，胸部，甚至紅色頭髮的末梢都消散了不見，尙且深濃的影子，成了攏總的黑色。這架子是橢圓式的，鑲着金邊像馬斯魁人所用的大凡技術一項沒有比圖畫更受贊美的了。但是那個既非執行工作，亦非奇異美麗的面龐，那是忽然間很利害的使我心動。最末尾的是我的趣談，從牠半睡搖醒，把畫着的頭部當作活人看待。我立刻瞧着畫和框子的特別設計，必須要立刻散除這些觀念——必須要預防着即使是暫且的待遇。誠懇地想着這些，我留在那裏一點鐘，或是半坐，或是靠着椅子，用我的眼注視着像片。以後，滿足了真真神祕的功效，我便睡倒在牀中。我已經看出圖中的符法在一個單獨生命相似的代表裏，起初是驚駭，後來是困惱，服從，和使得我驚恐。我受了深深的和嚴厲的悚懼，把燭台移在前面。因爲我沉思之後便不注意視察。我熱心地想那卷畫，那是論畫和畫的歷史。轉到指着腰圓圖式的像片那裏，我瞧着不明和奇異的字跡如下：

她是一個絕色的女子，不會再可愛比較滿懷着快樂，她的罪惡處是和畫家碰着，發生戀愛，甚至於結婚。他富於愛情，勤勉，莊嚴，並且早有馭新娘之術。她，一個絕色的女子，並且不會再可愛比較滿懷着快樂——攏總光彩和微笑，快樂地像一隻小鹿；愛及萬物，僅不過是厭技術，那是她所競爭的；恐懼是她僅有的色板，毛刷，和粗笨的器具，那是奪取她愛人面貌的工具。所以這是一樁可怕的事情，因為夫人聽見畫家說是願意畫，即使是他年青新婦的畫。但他是謙卑和順從，安心地在黑暗高塔的房間裏坐着幾個禮拜，那裏是當頭灰色布幕上射進去的亮光，但是那畫家舒適地坐在那裏畫着，時復一時，日復一日的做去。他是富於情感，粗野，易怒的人，他失了知覺；所以他瞧不着光線射在幽暗的和寂寞的塔上，枯燥他新婦的衛生和精神，她瞞了他對着衆人哀泣，有時她

微笑地不怨恨地對着衆人，因為她瞧着畫家（他有盛名）熱心和愉快對於他的工作，並且日夜的工作，去畫他的情人，但是他漸漸地無精神和羸弱。其實有些人瞧着像片低聲地說，似乎萬能的神奇一般，證明畫家的出力不少於她深的愛情和稱贊她的長處。此後，畫者定計不許任何人進塔；因為畫者心不歸一去熱心工作，有時從布幕處畧一轉眼，甚至注視他夫人的面貌。他不喜歡瞧布幕上的色彩，那是從他夫人面頰上照摹的。經過許多禮拜之後，便約略從事於畫，省掉嘴上一根毫毛和眼裏的一種顏色，夫人重新鼓舞着精神如同火焰將在燈心裏透出一樣。於是畫上髣髴着上色，停一會兒，畫者呆呆地立着在作工之前，但是下次，當他還在注視時，他覺得身體戰慄顏色蒼白，受驚和大聲哭着，喊道：「這是生命」忽然間旋過去注視他的情人——她是死了！

To Improve
Your Knowledge
in English!

英 語 週 刊

(ENGLISH WEEKLY)

發售特價陽曆六月底截止

全年五十二册 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
半年二十六册 定價一元一角 特價五角半
零售每册 定價五分 特價二分半
郵費每册另加半分

英 語 週 刊 與
大 陸 報 星 期 週 報
(THE CHINA PRESS SUNDAY EDITION)
合 售 辦 法

合訂全年 { (1) 英語週刊
(2) 大陸報星期週報

上海郵費：二角六分 外埠郵費：一元七角六分

只 收 三 元 五 角

(大陸報星期週報全年定價七元、併英語週刊全年
定價為九元、合售之價、僅約三分之一、)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啓

七點三分鐘

By Frederick C. Davis.

譯陶仲

偵探長坐在警務總署中他的寫字檯後面的公事椅中。正沈沈睡去。蓬亂灰色的頭髮散披在廣闊的額頭上。疲倦的眼簾。不時的微微顫動。好像要睜開來。而又無力睜開的。肥滿的雙頰。向下垂蕩着。多肉的頸項。堆擁在領頭上面。更有重疊的下頷。幾乎要垂到了胸前。總而言之。這時候他的全體。好似已溶化在這椅子當中了。

這天早晨。他來到公事房中。還不多幾分鐘。便已睡去。肥碩的手中。本拿着一封信。便也不知不覺的脫落下去。他在他的公事房中。或是在別處打盹。可算得是他的習慣。因為他最喜歡睡覺。懶惰是他的天性。且看他的寫字檯上。滿堆着許多散亂的文書和信件。上面都積了一層灰塵。當中更有許多。紙已變成黃褐色。這自然是已經過了幾個月。可是這位偵探長再也不肯整理一番。在最靠近他身體的寫字檯的一角。上面原也放着些信件。但都被推開了去。檯面上。有一方空的所在。上面却黏着許多泥土。原來他每當把身體倚倚在椅背上。打瞌睡時。便得翹起一雙脚。擱在這個所在。他在夜裏固然睡得非常沈酣。進餐時。也往往會得打盹。頭連連點個不住。坐在公事房中時。他更當做是睡覺的最好時間。因此他手下的人替

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睡的首領」。他偷懶的情形。縱不能算是全國中的第一人。在總署當中。却要算是出類拔萃的了。然而他的心靈。非但不因好睡而糊塗。並且非常的靈敏。

當他昏昏欲睡的時候。他的心靈。却仍運動得很快。好似有電力的一般。決不會也睡着的。他既有這特異而聰慧的心靈。所以雖有好睡的惡習慣。却仍能得着金質的勳章。實在他的睡覺。再也不會減少對於公事的注意力。他屬下的偵探約翰司。常說他的心靈。雖在他睡覺的時候。仍舊工作得很迅速。很有秩序。而且比較旁人醒着時。格外清明得多。概括的說一句。這位「睡的首領」的心靈。不論在甚麼時候。都能迅速的運動。幫助他成就偉大的事業。

約翰司在推開偵探長的房門前。已料定他必又在房裏睡熟了。約翰司也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偵探。生了一副長臉。滿露着勇武的神氣。舉動很是敏捷。又很勇猛。講話的

聲音。也很健勁有力。當下他輕輕的把門推開。跨進房中。走到寫字檯前。站住了脚。先朝檯上的文書信件。望了一眼。接着輕輕推動偵探長的肩頭。一連推了幾下。偵探長纔緩緩的睜開了眼睛。約翰司見了。便含笑說道。長官。恕我打擾你的清睡。實因又發生了一樁暗殺案。不能不立刻來報告。偵探長含糊應道。那末你便講給我聽罷。

這偵探長向來有一種不變的辦事計劃。便是每當有案件發生時。他手下的人在進行之先。必須把詳細的案情一一的告訴給他。他因為懶惰的原故。從來不會親自到那案件發生的所在去。祇分付他手下的人前去查看。等他手下的人查看之後。回到他的公事房裏。把案情講給他聽了。他便能完全明瞭。等於親眼瞧見過的一般。隨即更能斟酌情形。訂定方法。指揮他手下的人去辦理。所以他的公事房中。很是寂靜。從未有過紛擾的情況。約翰司報告這案情時。偵探長微微睜開眼睛。並一再的吁氣。似睡非睡的聽他聲述。約翰司說道。有一個少年人。

名叫般森。年紀約有二十四歲。尙未娶妻。今天早晨。忽發現他已死在他的室中。但察看屍身的狀況。他實在是。在昨天晚上。被人害死的。他是住在禮拜堂街一家公寓中。他是死在地板上。身上祇穿了一件平整的襯衣。晚服却掛在一張椅背上。這可見他必是正預備着。前往參加昨晚波司特跳舞場的跳舞會。因為據住在他隔壁房裏的人說。他曾說起要去赴會的。又因為他是一個非常靜默的人。平時既沒有情人。也沒有要好的朋友。便是普通的朋友。也很少很少。這也可見他昨晚去赴會。必是一人前往。又可見他並沒有甚麼仇敵。今天早晨。大約八點鐘的時候。公寓中的一個侍者。忽瞧見他倒臥在地板上。胸前襯衣上。有兩個鎗彈擊穿的洞。一隻腳上。穿着很光亮的皮靴。一隻腳上。却祇趿了一隻拖鞋。更有一粒鎗彈。打碎了掛在壁爐架上的一面玻璃鏡。再有一粒。打在牆壁上。第五粒鎗彈。剛巧打在壁爐架上時鐘的鐘面上。鐘因而停止不動。長短針正指着七點三分鐘。我已在那室中搜

查過。並不見有鎗械。也沒有可以當做證據的物件。室門的轉鈕上。因為黏滿了油污。瞧不出有無指印。般森的住室。是在那公寓的底層的前面。倘有人進出。很是便當。並不會被人瞧見。或是惹起人的注意。因此我想凶手必是悄悄的溜進去。開鎗打死了般森。隨即又悄悄的溜出。他用的鎗上。諒必裝着隱聲器。否則他放鎗時。公寓中的人。必有聽見鎗聲的。可是我徧問那些人都說不曾聽見。他開鎗行凶的時候。如今已可正確的曉得。自然便是七點三分鐘。因為那鐘是被鎗彈打停的啊。

約翰司所說的這段案情。原很簡單。一一的說給這好睡偵探長聽了之後。又把他的判斷。說了出來。他以為這一個凶手。雖不知是誰。但可斷定他溜進去時。般森必正在穿着衣履。二人見面之下。必曾經過一番毆鬥。凶手隨即開鎗。起初放的三鎗。都未打中般森。祇打在牆上。玻璃鏡上和壁爐架上的時鐘上。破碎的玻璃落下來時。正落在地毯上。自然沒有聲響。未曾驚動公寓中的住客。後來凶

手又放了兩鎗。却都打中般森的胸前。般森便立刻倒地而死了。凶手必未偷取物件。因為般森的晚服袋中。放着一個皮夾。當中有二十二元。仍安然存在。凶手行凶之後。便逃了出來。必未被人瞧見。縱然有人瞧見。又怎會特別注意他呢。約翰司頓了一頓。接着再道。今天早晨。屍身發現之後。隨即請了一位醫生前去。驗屍官現在也到了那裏。我已經全部查看過。並沒有甚麼要報告的事情了。偵探長聽到這裏。又微微發出一陣鼾聲。約翰司再道。凶手一共放了五鎗。一鎗打在牆上。一鎗打在玻璃鏡上。一鎗打在鐘面上。兩鎗打中了般森。現在已把屍身擡到一間會客室裏。講到般森平時的職業。他是在魯辣爾修路公司賬房間裏辦事。為人很有才能。又很信實可靠。偵探長慢慢的舉起兩臂。睜開了一隻眼睛道。般森這人。我是向來曉得的。我記得他在幾年之前。曾在魯辣爾修路公司中。打退了一個希圖行劫的強盜。約翰司道。這個我到不記得了。偵探長又道。般森因喜歡讀書。每夜睡得很遲。

有一個強盜。名叫烏尼根。他在日間。便溜進那公司。藏匿在盥洗室中。預備等到夜裏。動手撬開保險箱。竊取金錢。但竟被般森瞧見了。兩下裏便打將起來。烏尼根抵敵不住。被般森打倒。般森當即把他送交警署。監禁起來。約翰司道。是的。我已回憶起來了。偵探長又道。到了現在。烏尼根的刑期已滿。聽說數星期前。他已出獄。這話可確罷。約翰司道。確的。他出獄的事。我是曉得的。昨天晚上。我且會當面和他講了一會話。我想他和這樁暗殺案。必然完全沒有關係。偵探長很疲憊的哼了一聲道。你去先把烏尼根領到我這裏來。再去到般森的室中。從那地毯上。把所有的碎玻璃。都收集擄去。放在一隻信封裏。送來給我。當你收集時。必須帶上一副羊皮或絲織的手套。要緊要緊。再有那架時鐘。我也想查看一番。約翰司聽說。連連點頭答應。却又說道。我想烏尼根絕無可疑的痕迹。他和這樁暗殺案。定無一些關係。這並非我空口替他辯護。他實在能提出堅強如鐵的反證。因為般森是在昨晚七點三分

鐘。被人打死的。而七點三分鐘時。烏尼根正……他剛說到這裏。偵探長張開嘴。深沈的打了一個呵欠。又把身體往下擺倒些。靠在椅背上。再深深的吁了一口氣。隨即又沈沈的睡去。約翰司見了。祇得不再往下說。便返身走出。依着偵探長的分付。行事去了。

過了一會工夫。約翰司已經回轉來。一隻膀臂下。夾着一個新聞紙的包裹。跟在他身旁走的。再有一人。生得身材細長。眼光閃爍無定。身上穿的是粗麻布衣服。帽子也十分污穢。原來他正是烏尼根。他如今走到這警務總署中。不由得想起上次被拘的事。心中很覺惶恐。當約翰司推開偵探長的房門時。他很不安的時時望着約翰司。門開之後。他脚下很遲緩的走了進去。兩隻手捧着帽子。恐懼的眼光。直射在睡着的偵探長身上。又慢慢的走到那堆滿書函的寫字檯旁。挺直的站着。約翰司把這包裹放在椅上。仔細解開。當中正是那壁爐架上的時鐘。這時鐘的外殼。是用桃花心木製成。下面有廣闊的基礎。兩旁成斜

坡形。頂上有如是圓形屋頂。保護長短針的玻璃。已不知去向。銀質的鐘面。已凹陷破裂。一粒鉛質的鎗彈。穿過鐘面。尚留在機器的內部。因而停止不行。長短針却毫未受傷。正指着七點三分鐘。約翰司再輕移脚步。走到偵探長身旁。伸手在他肩頭上。輕輕的推了幾推。他纔吁了一口氣。睜開惺忪的藍色眼睛。先望了約翰司一眼。嘴裏又哼了一聲。再望了望這破面的時鐘。又把眼睛睜得開些。望着這偏促不安的烏尼根。這時候。他的眼光。却很覺明亮逼人。接着他把兩隻脚。從寫字檯上放下去。一聲不響。再注視着這時鐘的鐘面。這樣過了一會。他忽舉起一隻手。用他的食指。拉開那鑲嵌保護鐘面的玻璃的銅框。隨即又關閉起來。吁了一口氣。身體向後。倚在椅背上。呆呆的望住烏尼根。懶懶的問道。烏尼根。昨晚七點三分鐘。你是在何處。烏尼根感情很興奮的應道。曉得你以為我是打死般森的凶手。其實你這推想。不幸完全錯誤了。偵探長又深深的吐了一口氣。仍問道。昨晚七點三分鐘。你是

在何處。烏尼根道。你平常的推想。原都很正確。但也許有偶然錯誤的時候罷。我料到你所以疑心我是凶手。必是因爲從前般森會捉住了我。我因而受那監禁之苦。如今既已出獄。便去把他打死。報復前仇。其實我不是那種愚拙的人。出獄剛纔十天。又自陷於法網。先生。請你再仔細推想一回罷。

偵探長好似未曾聽見他這番話。再問道。昨晚七點三分鐘。你正在做甚麼事。烏尼根的眼光中。含着怒意。答道。這個你可問你這位手下的人。你可問約翰司。偵探長用力擡起疲困的眼簾。有氣無力的道。約翰司。昨晚七點三分鐘。烏尼根正做着甚麼事。約翰司道。那時候。他正和我在總署前談話。偵探長很奇怪。望着約翰司道。我明白了。烏尼根能够提出的反證。便是當那放鎗時。他正和你講話麼。約翰司道。正是。偵探長道。他和你講話時。你怎能曉得正是七點三分鐘呢。約翰司道。說起來。話長呢。烏尼根出獄之後。曾來尋我。對我說他決意改邪歸正。要做一個好人了。無如在匆促之間。他竟不能尋到一

個職業。維持他的生活。後來好容易纔在一家餐館裏。謀到了一個位置。這餐館正在這裏的對街。你倘從這扇窗戶中瞧出去。剛正可以瞧見。約翰司說這話時。烏尼根很小心似的。把注在他身上的眼光。移到偵探長身上去。偵探長聽了約翰司這番話。明知必非託詞。便懶得掉頭朝外望。約翰司接着道。烏尼根在那家餐館中。是充當一名侍者。昨晚七點鐘時。我正坐在署前的板樓上。他便走了過來。烏尼根忙搶着道。我是出來進晚餐的。約翰司再道。當下我們便談了一會。在先他本也來過。昨晚走過來時。又對我說他很想力圖上進。盼望我們署中的人。賞給他一個機會。這個自然。他既在對街。一天到晚。有時候便是夜裏。我們也瞧得見他。昨晚他走過來。和我講話時。正將要敲七點鐘。他回去時。是七點半鐘。偵探長道。你們既然閒談。你怎會這樣留心到鐘點上去。烏尼根開口道。我會問他……話未說完。已被約翰司搶去說道。當他走過來和回轉去時。都曾問我是甚麼時候。因此我記得很清楚。

他坐下時。是七點欠五分鐘。直到七點二十八分鐘。他纔向我告別回去。烏尼根接着也道。偵探長。當那開鎗殺人時。我正和你手下的人講話。這個足以證明我是無關係的人了。幸虧有那一粒鎗彈。剛正打中這時鐘。以致停擺不動。般森遇害的時間。纔能曉得。否則你或許竟把我認做是凶手。再把我送進監牢去了。約翰司再要增助這個反證的力量。便再道。偵探長。我想你疑心烏尼根是凶手。定必錯誤了。他方從獄中出來。又決意要做個好人。在那家喧囂的餐館中任事。每星期祇有十二元的工薪。正嫌沒有出頭之日。那末又怎會溜去殺人。再干犯法紀呢。再則他既和我在署前講話。怎能同時又跑到禮拜堂街。開鎗打人呢。從這上面看來。他委實無罪。已是很明顯的事實了。烏尼根嘆聲應道。對呀。這話就一些不錯了。放我出去罷。你不能放我出去麼。偵探長的沈重眼簾。又漸漸的接合在一起。看他這副神情。他分明又將睡着了。烏尼根問道。難道你要我再提出更有力的反證。證明我是無罪。

纔能釋放我麼。約翰司也道。偵探長。你疑心他是凶手。定必錯誤了。因為他並未前去開鎗。而且時間上他也來不及前去啊。偵探長閉着眼睛。喃喃的說道。這話也未嘗無理。便放他回去罷。烏尼根。但若我需要你時。你必立刻前來。左右約翰司隨時監視着你。諒你也無從規避。烏尼根聽說。回身就朝門外走。手裏拿着帽子。神情很是不安。並連連的朝偵探長瞻望。又道。我想你此刻必已完全明白。曉得我和這樁鎗殺案。是毫無關係的了。偵探長的頭。幾乎垂到了胸前。一聲不響。烏尼根又惡狠狠的望了他一眼。這纔走出門去。約翰司還站着不動。望着偵探長。等候他再有甚麼命令。他果然隨即說道。約翰司。這裏可有水銀和鉛粉麼。約翰司拉開他寫字檯的抽屜。取出一瓶沈重的灰色粉末。和一柄毛刷。偵探長閉着眼睛。再道。塗在這時鐘上罷。約翰司便先把這毛刷。伸入這粉末瓶內。再用這毛刷。在這時鐘的木殼上。和銅框上。先後塗了一回。上面便都厚厚的黏着一層灰色粉末。你道這粉末有甚

應用處。原來倘有人會接觸到一樣物件上。因他皮膚上有油質。或是汗質。使得留下些痕迹。這痕迹不問是最近留下的。或是已經過了許多時候。祇須把這粉末塗到上面。所有的痕迹。便能够很明瞭的顯示出來了。這當兒。偵探長把身體斜向前面。和約翰司一同察看這架時鐘。並問約翰司道。你可曾瞧出甚麼不會。約翰司道。並不見有甚麼。不過祇有些混亂的痕迹。並無清楚的記印啊。偵探長道。鑲嵌玻璃的銅框上。可有甚麼沒有。約翰司道。也沒有甚麼。祇有這銅框上開關鈕的邊沿上。有一塊小斑點。但恐並無重大的意味。再則在這銅框上。一定尋不出一個完全而明瞭的記印。因為這銅框既然狹窄。又凹成槽形。他容不下甚麼記印啊。我更有一種想像。當那凶手行凶時。他或許並未瞧見這架時鐘。自然更不會接觸到上面去了。偵探長又仰靠在椅背上。嘴裏哼聲不止。好似將要高喊出來的一般。他略為沈吟了一下。便道。約翰司。我有事須派你去幹。約翰司道。甚麼事呢。偵探長道。你可先

到魯辣爾修路公司中去一趟。問明昨天晚上。般森在甚麼時候。走出公司的。再乘街車。到他住的公寓去。隨即再乘街車。回到公司。這樣可來去六次。好算出走這條路所需的平均時間。約翰司應道。曉得了。偵探長道。那鏡子上的和這時鐘上的破碎玻璃。你可曾收集攆來麼。約翰司道。我已經攆來了。偵探長把約翰司攆來的破碎玻璃。望了一會。又道。這當中有兩塊厚玻璃。自然是從鏡子上落下來。這薄的自然是時鐘上的。你且把這些薄玻璃。一一檢出來。先用這水銀和鉛粉塗在上面。再拿去交給錫姆。叫他每塊玻璃。拍一張照片。要完全拍出來。不能缺少一些。你們二人。取這些玻璃時。手上必須戴上羊皮或絲織的手套。等把這件事辦完後。你再到魯辣爾修路公司去。便了。約翰司道。就是了。偵探長道。你再告訴錫姆一聲。等他拍攝完畢後。把拍出的照片。都送到我這裏來。再叫他帶一把剪刀來。約翰司不很了解他的用意。皺起眉頭。狐疑的望着他道。我想總沒有別的事了罷。說着。正要回身

朝門外走。偵探長低着頭。又喊住他道。慢着。再有一件事。你可再到司殮殮的人那裏去一踏。向他們探聽三件事。第一般森的頭髮。看上去已有多少時候不曾修剪。第二他的臉上。看上去。是在昨天甚麼時候修葺的。約翰司聽到這裏。皺着眉頭道。這就奇了。你可是拿我作耍麼。偵探長如同未曾聽見他這話。仍接着說道。第三瞧看般森的指甲。他在遇害之先。可曾剪過不曾。約翰司茫茫的道。探聽這些瑣事。爲着甚麼呢。偵探長並不回答。祇張開嘴。打了一個呵欠。隨即又睡着了。約翰司只得走了出來。

第二天早晨。約翰司走進偵探長的公事房。這真是難得。他居然醒着。坐在椅上。把身體斜向前面。手裏拿着剪刀。神情很是寧靜。分明心中正想着甚麼。昨天偵探長分付約翰司探聽的幾件事。約翰司都已打聽明白。此刻前來。正要報告一切。但偵探長並不朝他望。好似尙未曉得他已走了進來。約翰司便走上前。說道。偵探長。我已打探明白……偵探長截住他的話頭道。你且坐下。等我的事完

畢了。你再說罷。約翰司狐疑不解的坐在一張椅上。眼睛直望着偵探長。偵探長先從寫字檯上。拿起一張照片。這照片差不多是深黑色。上面有好些淡灰色無規則物件的形影。原來這些無規則的物件。正是那些收集攏來的破玻璃。是約翰司昨天戴着錫姆拍下來。的。偵探長再用剪刀。依着這些形影的輪廓。逐一的剪將下來。約翰司在旁瞧着。覺得很不耐煩。偵探長却一面剪。一面很疲倦的吁氣。剪完之後。把這些剪下來的碎片。放在一旁。又從寫字檯上吸墨紙的上面。取過許多無規則的黑紙小片。很精密的注視着。在這黑紙小片當中。有許多上面有些記印。這便是因把水銀和鉛粉塗在那些碎玻璃上。顯示出的痕迹。攝取下來的。約翰司不耐煩道。偵探長……他剛喚了這一聲。偵探長忙揮手叫他莫響。又拿起一支筆。把這許多三角形圓形和斜方形的小紙片推來撥去。使各個形的邊沿。聯接在一起。拼成各種大小不同。形式各異的花樣。約翰司瞧了。越發不耐煩起來。

這偵探長偵查案件時。往往用些奇異的方法。和旁人不懂的手段。約翰司原已看慣。不以為奇。但也有時候覺得煩悶不耐起來。就如現在。偵探長這種種的行爲。究竟是甚麼意思。約翰司竟猜想不出。難道因爲案情複雜。祇憑空想。不能明瞭。所以施行這實物試驗麼。偵探長再有一種脾氣。便是在案未大白之前。決不肯解釋他所採取的方法。因此他將向那裏尋覓凶手。約翰司也不能料到。在約翰司的意思。以爲島尼根既提出反證。證明他是無罪。這一樁鎗殺案。似乎已陷入絕境。成爲不可解決的奇案了。

約翰司因爲心中不耐煩。便時時看他的手表。這當兒。偵探長幾次三番。用他的筆尖。把這些紙片。在吸墨紙上。推來推去。後來他佈成了一種形式。忽哼了一聲。好似十分滿意。約翰司又道。偵探長。我可以講話了麼。偵探長道。再稍停一下。說着。很遲緩的。從寫字檯的抽屜裏。取出一瓶漿糊。用瓶蓋上聯着的糊帶。在這些小紙片的後面。很仔

細的塗上漿糊。再拿過一張白信紙。依照剛纔佈成的形式。把這些小紙片。一一的貼在上面。貼完之後。望了約翰司一眼道。好了。你說罷。約翰司便道。我已打探清楚。般森在被害的那晚。是五點半鐘。走出公司的。偵探長點了點頭。約翰司又道。從他公司裏。乘車到他的公寓。平均時間。是二十五分鐘。偵探長又點點頭。約翰司道。我已問過那司殞殞的人。據說般森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齊。頭髮也修了不久。臉上薙得很光潔。並撲了些粉。偵探長哼了一聲。約翰司道。我在那公寓的附近。居然又尋着般森的理髮師。據他告訴我。那司殞殞的人說的話。一些不錯。般森是在六點鐘時。前去修髮。薙面。和修剪指甲。然後他便去進晚餐了。偵探長眼睛睜得很大。問道。他是在那裏進晚餐的。約翰司本也探聽明白。便笑了一笑。答道。是在藍玫瑰茶室。這茶室距離不遠。不過隔開幾家門面。偵探長聽說。很滿意的點了點頭。約翰司道。這些消息。你預備怎樣利用呢。偵探長不答。却又拿起筆來。好似懶得搜尋一張白

潔的紙。便在吸墨紙上。橫着寫了好幾行數目字。又很注意的計算了一遍。再望着這長短針指着七點三十分的時候。一會。又把筆放下。倚在椅背上。把兩手交叉在胸前。閉上眼睛。似睡非睡的分付約翰司道。你去把烏尼根喚來。約翰司問道。喚他來做甚麼。他已提出了價值和黃金一般的反證。自從你疑心他之後。他心中又非常難受。你何苦再喚他來呢。現在他很想做個好人。自然不願無辜的擔這惡名。你也用不着再疑心他呀。再有一層。我曾尋着般森公寓中的侍者。問他這架時鐘的事。因為我疑心這時鐘或有快慢。或且已走足了。自行停擺。但據那侍者告訴我。說是這時鐘很正確。平時他對於那公寓中的各架時鐘。很是當心。鐘點再也不會有錯誤的。每天早晨。他都得到各間房裏去。把鐘開足。倘有快慢。立刻對準。當發現般森屍身的那天早上。他原是照例到般森房裏去。開足這架時鐘。剛走進去時。並不見般森。以為他或許已出去了。但隨即聽見他已死在地板上。……約翰司說到這裏。

聽了偵探長一眼。再道。偵探長。你給烏尼根一個機會罷。他提出的那個反證。難道不能成立。不能證明……約翰司忽很失望的頓住不說。原來偵探長又已斃聲大作。沈沈睡去了。

眼光閃爍。衣裳襤褸的烏尼根。站在偵探長的面前。却儘着回頭朝房門望。約翰司也站在他身旁。伸手按在偵探長的肩膀上。一連推了幾推。偵探長纔睜開眼睛。又吁了一口長氣道。烏尼根。坐下罷。烏尼根高聲道。我已對你說過。我和這樁槍殺案。是毫無關係的。偵探長道。約翰司。你端一張椅子過來。放在他身旁。讓他坐下。約翰司當即端了過來。放在偵探長寫字檯的前面。烏尼根神情很悵悵的坐了下去。約翰司也坐在他旁邊。說道。烏尼根。我想偵探長特地喚你來。不過再要問你幾句話。你心中不必恐慌。偵探長也道。是呀。你不必恐慌。我祇要問你一件事。不過在問你之前。先要告訴你幾件事。方纔我已查探明白。兩天前的晚上。般森是五點半鐘離開了公司。隨即乘街

車。回到公寓。接着又到附近的一家理髮店中。剪髮。剃面。和修剪指甲。然後又到距離不遠的藍玫瑰茶室中。進晚餐。餐後。再回公寓。想必會洗了一個澡。換上衣服。但剛正穿上了第一隻皮靴。便被仇人開鎗打死了。偵探長說這話時。島尼根呆呆的望着他。眼光當中含着恐怖。狐疑和祈禱的神氣。偵探長接着再道。現在我把這番情形。換個說法。再講給你聽。般森離開公司。是五點半鐘。乘車回公寓。路上費去二十五分鐘。剪髮。剃面。和修剪指甲。約共費去四十五分鐘。進晚餐。費去三十分鐘。沐浴。和換襯衣等。約共費去一小時。這幾樁事。摺共計算起來。共費去二小時。又四十分鐘。他是五點半鐘離開公司的。那末他幹完了這幾樁事。應該是八點十分鐘。於是可見他在那晚八點鐘時。一定還活着。那末他遇害的時候。自然不是七點三分鐘了。島尼根聽說。忽重重的咽了一口唾沫。僵直的坐在椅上。偵探長打了一個呵欠。再道。從這上面看來。這時鐘上所報的時刻。定是虛偽的了。長短針正指着七點

三分鐘。並非因為那粒鎗彈偶然擊中。因而停止的。我敢說那鎗彈擊中這時鐘時。必正是八點鐘。或已經敲過八點鐘。祇因那凶手要造成一種反證。好開脫他的罪名。既把般森打死後。便把這時鐘的長短針。撥轉到七點三分鐘。這樣他便可聲辯當般森遇害時。他正在別處……譬如便說正在警務總署門前。和一位偵探講話。偵探長說到這裏時。島尼根的神情。忽然大變。頸項中和臉上的筋絡。一根根的都暴漲起來。他雖很想鎮靜他的眼光。但竟不由自主的瞪得很大。眼球並不住的轉動。又把上下行的牙齒。咬得很緊。再神情很怪異的望着偵探長。這樣過了一會。他纔開口說道。我不會幹這件事。幹這件事的人。並不是我。偵探長慢吞吞的道。島尼根。我要告訴你聽的話。已經講完。現在我要問你一件事了。在般森被殺的那晚八點十分鐘後。你會做了些甚麼事。島尼根勉強支撐着身體道。我在家里。那時候已經睡着了。偵探長道。睡着了麼。島尼根道。是的。已經睡着了。偵探長道。這個可不能

算是良好的反證。而且是很惡劣的。烏尼根感情很興奮的。用手指不住的在帽子上彈拍。眼光中並露出害怕的神氣。仍道。我已告訴給你。我是已經睡着了。偵探長道。在家裏……睡着了麼。烏尼根道。正是。我正是這樣告訴你的。偵探長道。你真是可憐了。約翰司。我想你的衣袋中。必放着一副手銬。你便銬上烏尼根的兩手罷。烏尼根還未及開口辯白。約翰司手段很迅速的。已從衣袋中。取出一副鋼質手銬。走到烏尼根面前。銬上他的兩手。

烏尼根僵硬和石像似的坐在椅上。先朝這手銬上望了一望。再望着偵探長。這時候。偵探長很舒適的靠在椅背上。烏尼根再道。我是在家裏睡覺呀。我已告訴過你。我是在家裏睡覺呀。偵探長嘆了一口氣。慢慢的道。約翰司。你把他押出去罷。登錄他的罪案時。便寫他是鎗殺般森的凶手好了。說着。又閉上眼睛。在椅上睡去。約翰司心不甘服。走上前道。偵探長。請你醒醒。這一次的事。你可太覺冒失了。你說烏尼根是鎗殺般森的凶手。可是你並未證明

烏尼根的確到過那公寓裏。又未曾證明當那開鎗時。烏尼根的確並非在家中睡覺。你說他是凶手。不過祇憑着你的猜想罷了。烏尼根怒容滿面。也道。你不過因我會犯過罪案。便來誣陷我了。……你不過因我會犯過罪案。便來誣陷我了。你真是一個污濁糊塗的偵探。偵探長懶洋洋的又睜開眼睛。好似有甚麼忘却說的話。亟須補說出來的。又微微的移動身體。先從寫字檯上。拿過那張貼着黑色和灰色紙片的信紙。又從一隻抽屜裏。取出一張硬紙。上面印有指印。原來是從總署中指印簿上複印下來的。偵探長指着第一張紙。說道。這是這時鐘上碎玻璃的複製的照片。這句話的意思。你或許不能了解。待我完全的講給你聽。當你拉開保護鐘面的玻璃。撥轉長短針時。你的食指。曾碰在玻璃上面。這個你當時或也曉得。因為像你這樣聰明老練的強盜。決不會茫無所知的留下一個指印。但你以為稍停一下。便須用一粒鎗彈。擊碎這玻璃。上面縱留有指印。諒必不生問題。果然你把鎗彈放出

後。玻璃擊碎。留在上面的指印。便也四分五散。可是我
這些碎玻璃都收集攏來。把每塊玻璃上的殘缺指印。用
方法使他明顯出來。再一一的攝成照片。又把這些照片
聯合在一起。於是便造成一個完全無缺的指印。然後再
把你上次犯罪。在署中撤下的指印。拿來一比較。烏尼根。
你這樁鎗殺案。自然便有了結束了。烏尼根高呼道。你：
：你真是一個狡詐的造謠的人。偵探長接着再道。烏尼
根。你對於這時鐘的設計。委實不差。我要讚你一聲靈巧
得很。果然可當做一個有力的反證。便是我起初原也很
相信。但隨即覺得這反證太湊巧了。便疑心到這時鐘上
的時刻。或有虛偽。果然。經我把那些時間。攏共的一計算。

便發覺這七點三分鐘。委實是虛造的了。
烏尼根走到房門口時。非常憤怒的回頭望着偵探長。身
體氣得索索的抖。臉上憤怒的神氣。簡直像是一隻暴躁
的野獸。又惡很很的舉起一手。用手指指着偵探長。怒聲
喝道。我一定要報仇。……我總有報仇的日子。偵探長把兩
隻腳攔在寫字檯上。閉上了眼睛。兩手交叉在胸前。身體
攤在椅上。頭垂在前面。一聲不響。烏尼根再道。你真個可
恨。我一定要處治你一番。纔能甘心。但偵探長仍不則一聲。
如同未曾聽見。原來又已前往黑甜鄉去了。

(完)



預定十四年的 教育雜誌

的三大利益

◀ 每册一角五分 ▶ 每一年五角 ▶

(一) 贈送「教育叢書」優待券

教育雜誌創刊於一九〇九年，到今年已經十七年了。現在將前十六卷中的名著，彙編成冊，做叢書的體裁，分爲三十類，計一百冊，定價八元五角。在六月底先出四十冊，十二月底出齊。並發行甲乙種優待券，凡預定教育雜誌全年者送甲種券，購買叢書，祇收五元；半年者送乙種券，購買叢書，祇收六元。

(二) 本誌各種專號不另加費

本誌預定一月發行「職業教育專號」，六月發行「中等教育專號」，九月發行「兒童心理專號」，均較平時增多篇幅。凡預定本誌全年者，專號概不加價。

(三) 學校訂購一律半價

凡公私各學校填就本社之學校調查表，（此表函索即寄）定閱本誌一年者，得半價優待。惟須將該表及報費郵費合郵票九角九分逕寄本社。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愛之限制

張碧梧

青年真是人生最寶貴的光陰。因爲一生事業。都發軔在這個時期以內。便是男女戀愛。也都以這時候爲發動的起點。所以吳詡齋不肯辜負了這青年。便和汪毓芬實行這神聖不可侵犯的戀愛主義了。

他和伊本不相識。不過彼此都是素仰大名。神交已久了。原來他本是大學文科的高材生。平時常常做些關於時事的論說。在報章或是雜誌上披露。造意行文。都很精刻。很得讀者的贊許。伊每逢讀到他的文章。也是贊不絕口。常說這位吳詡齋先生不愧是天才。所以做出文章來。纔能高人一等。在現在這國學衰微的時代。他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又嘗暗想他的文章。這樣精警透達。他的爲人。必然是瀟灑精明。可惜我不認識他。否則莫說和他做個朋友。就是拜他爲師。我也十分願意呢。伊這般仰慕他。

他却也非常敬佩伊。每當看見伊的畫件。不由得就拍案叫絕道。誰說女子無才。這不正是女子中的傑才麼。他們二人。兩方都佩服到這個地步。祇可惜當中無有個介紹人。好使他們見面。嚮談一回。

好了。機會來了。有一次。當地開了個廣義的美術展覽大會。搜羅的不祇限於圖畫。便是書文以及和美術有關的。一齊也都陳列出來。這當中却以吳詡齋的文。汪毓芬的畫件數最多。也最出色。這一天。他和伊自然是老早到會。得着會中人的介紹。這纔第一次見面。他見伊在端莊的態度之中。流露出一種閒逸的神氣。正如伊的畫品。伊見他瀟灑自如。也果如先前所料。二人心裏。都十分高興。談論一番之後。更覺言語投機。性情吻合。再憑着彼此平常的信心。二人不久便成爲好友了。這就是他們相識前和

初次會見時經過的情形。

青年男女既已結成好友，便十有八九將來必致墮入情網。這是自然的結果。他和伊又怎能避免得去。做了幾個月的朋友，愛情一天濃厚似一天。有如一杯液質的物件，漸漸濃厚，差不多要變成固體了。他嘗向伊說道：我未認識你，祇是佩服你。認識你以後，便又敬愛你。如今我真願將我的靈魂交付與你了。望你趕快接受過去罷。伊點頭微笑道：我的靈魂也已早經交給你。你可曾覺察麼。他道：我也不是傻子。怎會不曉得。我正因你這般愛我。我應該給你相當的酬報。所以請你接受我的靈魂。從今以後，我的靈魂便在你的掌握之中。你叫我歡喜，我纔能歡喜。你叫我愁苦，我也祇好愁苦。總之一切我都服從你的命令好了。伊道：這個不敢。我願你對我。也是這樣。這纔能叫做相愛呢。他點頭稱是。又低頭沉吟了一會。忽然呆望着伊說道：這幾天來，我想起一件事。天天想向你說明。及至見了你的面，又覺說不出口。如今仔細一想，這件事和我們

的前途，大有關係。我委實耐不下了。伊很狐疑問道：甚麼大事呢。說得這般鄭重。他道：且待我說給你聽。或者你和我正有同感。也未可知呢。我本是個刻苦用功的學生。雖不敢說手不釋卷。但一天到晚，却難得和書離開。因為我立志要將這衰微的國學，重行振興起來。所以不能不先下苦功。澈底的研究一番。現在我能得着這一些微名。正是從苦功中得來的。平時校中的教師和同學們，無有一個不稱贊我。不佩服我呢。但是自從認識你以後，可就大大的不對了。我的心都放在你身上。無心再去讀書。我的精神也都注貫着你。不肯分一些去讀書。終日手裏把玩的，不是書籍。却正是你的照片和書信。因為如此。做出文章來。就迴不像從前那樣精警。而且懶得動筆了。除非寫信給你。纔覺高興。教師和同學們見我這樣，都很奇怪。問我爲着甚麼。我怎肯將心事告訴他們。不過是含糊回答。他們又勸我。說學業不進則退。你照這樣長久下去。一定要退化的。這話雖很能打動人。但我當時聽了。一些也無

感觸。還暗想爲了純正的愛情。便犧牲了學業。也沒甚麼打緊呀。伊聽了這番話。纔明白他的意思。便接着說道。我也這般想。所以我近來對於學業上的注意力。也非常減少。別的不說。從前我最喜歡畫些諷刺畫。投刊在報章或是雜誌上面。我汪毓芬的姓名。所以纔能有許多人曉得。但是近來報章和雜誌上。可曾有我的圖畫麼。因爲我也懶得動筆了。時時刻刻祇記念着你。恨不得和你終日在一起。天大的事。都不去問。祇管過我們溫馨甜蜜的情愛光陰。纔覺心滿意足呢。不過……他等不及伊慢慢說下去。就搶着問道。不過甚麼。伊道。不過仔細想來。這樣也非長久的事。男女用情。雖說是正當的事。不應受外界任何種的阻力。但若爲了這情愛的問題。便荒廢學業。自家阻斷將來上進的坦途。也未免失之偏激了。我這話。你以爲怎樣。他連連點頭稱是道。我所謂的心事。正是這一層。我想我們若是學無根底的人。現在爲着情愛。無心去求學。還不覺得可惜。但我們都是用了好幾年的苦功。如今

纔能有這一些成績。有這一些微名。若是半途而廢。功敗垂成。這纔覺得可惜呢。既無以副父母的期望。也覺對不起自己呀。伊道。話是入情入理。一些不錯。但我們應該想個甚麼方法補救呢。他道。方法我已想着一個。須得徵求你的同意。我們如今的情愛。正有如山上的水。直瀉下來。若不趕快遏制。必有汎濫的一天。所以在這時候。顧不得水性。祇好築起一道壩。將水攔住。我們若果要圖補救。也祇有築壩限制的一法。伊道。這壩怎樣築法呢。他道。一面減少見面的次數。因爲多見一次面。情愛就猛進一回。一面各人再強制心情。專心去讀書。至多每逢星期日。約會一次。好在我們的畢業期。都祇有一年。畢業之後。我們學業已成。便將全副精神用在情愛上面。也就不妨事了。你看這方法可好。伊低首不響。一會却哭出來了。他連忙安慰伊道。這是何必呢。我們是爲了學業。爲了遠大的前程。纔將情愛暫時加以限制。不許他猛進。却並不是我們發生意見。情愛有甚麼變動。這有甚麼傷心呢。伊還是不響。

祇點了幾點頭。

他和伊在這一年當中。謹守着那種約言。除掉星期日會面之外。各人都專心在學業上。學業大有進益。好容易推過了這一年。二人經過畢業考試之後。名次考得很高。心裏自是非常快活。再想到從此以後可以恢復從前情愛的狀況。更是樂得手舞足蹈。這時外埠有一個學堂。久慕他的文名。曉得他已從文科畢業。便特地前來。想請他去做國文主任教師。誰知他不加思索。一口就回絕了。暗想縱有幾百塊錢的薪俸。也休想請得動我。我受了這一年的委屈。如今正該和伊日日歡聚。好補償這一年的缺憾。怎能反和伊離別呢。當初爲着學業。限制情愛的進步。還可說得過去。如今若是爲了金錢。又使這情愛不能發洩。個爽快。這却未免卑鄙不堪了。而且我和伊既都已畢業。便當忙着結婚。圓滿情愛的結果。纔是正理。我怎能祇重金錢。撇下了伊。跑到外埠去呢。他將這番感想告訴了伊。伊聽了。很高興。說這纔不愧是多情的夫婿。我生了這一

雙眼睛。總算不曾錯認了人呢。後來不過半年工夫。他們就舉行結婚。結婚以後。自然是朝夕厮守。一刻也不分開。他縱然不得已出去時。也是和伊挽着臂同走。和那些朋友們。却一天疏遠似一天。因爲他想若和朋友們接近。就不免耽誤了和伊親熱的工夫。朋友們曉得他這個脾氣。便也不來打擾他。自討無趣。有時湊巧見了他的面。就勸他道。夫婦本應當愛好。新婚夫婦。更當加倍愛好。不過這當中也該有個限制。若祇知愛好。守着妻子。連正事也不去做。這也未免不可。他聽了這番話。連連搖頭。駁詰他們道。古往今來。多少英雄豪傑。爲了兒女情長。便不惜拋棄很大的事業。難道也能責備這班人的不是麼。要曉得一個人爲了情愛。慢說拋棄事業。便是犧牲性命。也毫不打緊的。如今我已拿定這主張了。他們若再勸他。他就索性說道。我們夫妻愛好。你們因何看不得。要來離開我們呢。他們聽他這般說。祇好向他嘆口氣。遠遠的走開去了。他却樂得無人來吵擾。安心和伊過這情愛日濃的歲月。一

天到晚。二人都坐在一起。說說笑笑。或是伊畫一幅畫。他題兩首詩。隨意塗抹。有時一同出來頑耍。甚至到外埠去。遊山玩水。家事却一概不問。單論他們的情愛。固然是濃厚到了極點。像這種夫妻。委實不可多得。但是他本非富厚人家。如今又祇有出款。無有進款。怎能支持得下。向親戚們去借貸。親戚們都說。你是有學問的人。如何不出去做一番事業。掙下些財產來。祇知陪伴着妻子呢。而且你既然愛伊。也不能叫伊過窮日子受苦呀。他聽了這話。却很爲動氣道。我妻子是真心愛我。漫說過窮日子。伊不以爲苦。我便去討飯吃。伊也必不怨一聲的。我來向你們借幾個錢。你們願借就借。不願借便罷。誰忍耐聽這些厭話呢。他氣沖沖的回到家裏。一一的告訴給伊。伊道。他們既這樣說。我們不必去向他們借。且拿我的手飾去換錢來用便了。說時。就將幾件值錢的手飾。都拿出來給他。他很高興的接過來道。可以同富貴。可以共患難。這纔是我的好妻子呀。伊道。我們祇應圖情愛一天進步似一天。一天

固結似一天。這些身外之物。值不得放在心上的。他連聲稱是。話雖這般說。無有手飾。縱不妨事。但若無有了衣服。那也就得發急了。他們這樣糊裏糊塗的過下去。後來果然將衣服也當完。掉換都不齊備了。到了這時。他方纔覺悟。就向伊懇切說道。我們已窮苦到這個地步。若再設法補救。真個要凍餓而死了。好在我們所以這般窮苦的原因。並非是不學無能。不能立足在社會上。祇因我們情愛太深。不願將精神用在別處。又不忍分開。出去做事。纔弄到這樣。如今若能將情愛加以限制。這生活問題便立刻圓滿解決了。伊將這番話細細的咀嚼一會。也覺得有理。便道。想當初我們若不限制情愛。學業早就半途而廢。那能畢業。我們既受過那回教訓。結婚之後。便應當情愛歸情愛。做事歸做事。不該祇顧了情愛。就將事業拋在一邊。他道。你也不必追悔以前了。如今趕緊補救。還不算遲呢。好在你我都有一技之長。儘可出去掙錢。再等到將來。家成業就之後。再談這濃厚的情愛罷。如今祇好再加一次的限制了。又道。可見得天下的事。都當有個限制。如果任性的走向前去。一定要走上失敗的路的。伊連連點頭道。是呀。是呀。事到如今。我也就明白咧。

家庭常識 捕蟲燈

小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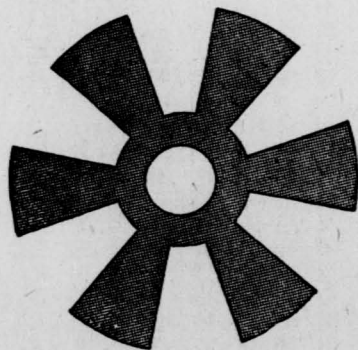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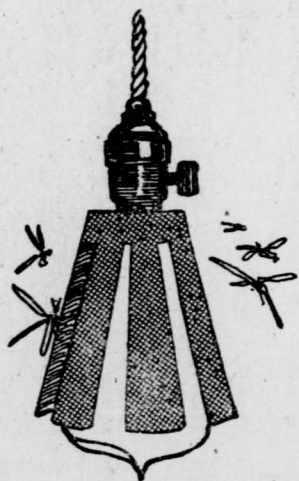
草木繁茂或卑溼的地方，每當夏秋之夜，飛蟲極多，膺集燈前，覺得非常討厭，現在有一種捉蟲的方法介紹給讀者諸君。

用捕蠅紙一張，剪成甲圖的形狀，套在電燈球的外面，這樣設備，使飛蟲集到燈前的時候，會黏着在捕蠅紙上，却不費絲毫之力，使牠們自投羅網。

沒有電燈的地方，就將捕蠅紙套在洋燈罩上也可以。

捕蠅紙是一種厚紙上塗佈有香氣的黏質，蚊蠅以及他種蟲類，遇着香氣來吃，就上當了。這紙各處多有零賣，大都是某國的產品，牠的製法很便當以後當繼續登載。

捕蟲燈



甲圖

四集 野人記 (八續)

弱歲投荒錄 (一名「太山之子」)

天游

第十回 勇毅瀨輕生刺巨豹 美梅玲憤諫遇狂猿



梅玲見巨豹向亞克德撲去，不覺嚇得狂叫起來，他並不是替亞克德着急，因為毅瀨的舉動，非常不測。纔見他因為亞克德有心欺侮自己，把他一拳打下樹去，現在却又下樹去救他。原來毅瀨見了巨豹，怕亞克德被害，拔出佩刀，縱下樹去。巨豹纔想張牙舞爪去咬亞克德，毅瀨剛剛落在他的肩上，把他從半空中壓下去。險一些沒有把亞克德壓着。那豹覺得半空中落下的敵人，在那裏用牙齒咬他的頸子，還用很鋒利的一件東西，戳他脇下。叫着，跳着，滾着，想把這危險的敵人抓住他。却儘是抓他不住。亞克德聽見背後起了一種異響，遵照猿類公例，躍入樹中。梅玲見他軀軀雖大，舉動却非常活潑。上樹之後，向下面一看，方知就裏。怕毅瀨敵不住巨豹，送了性命，他同毅瀨雖有人獸之分，自從倫敦見面後，處處相助，已經把人獸界限，悉數祛除。方纔毅瀨既下去救他，現在安肯坐視。因此不再遲疑，一見毅瀨受豹的搏擊，立刻縱下樹去，幫着毅瀨動手。巨豹見敵人方面，添了助手。也迴身迎敵，一人二獸，咆哮搏噬，立作一團。梅玲從上面看去，幾乎分不出來。嚇得他把琪鈞撲入懷中，只是發抖。後來還是毅瀨

用佩刀將巨豹刺死，滾在地下。殺瀨刺死巨豹，站起來向

從黑暗中見了炯炯獸目，也不怕了。慢慢又從殺瀨學到

着亞克德用手指着梅玲道：「不

了猿語，可以同他們自由談話。

要同他騷擾，他是我的。」亞克德

至於在森林中應有的知識，幾

瞬一瞬他那雙血一般的眼珠，呼

星期後，已經熟悉，運用起來，很

一聲，迴身去看巨豹，用腳踹住豹

足以作他們助手。在他們睡覺

尸，挺起胸脯，目視長空，發出一聲

之時，可以替他們守望。若是發

長嘯。這是巨猿們佔了優勝的常

現了獸跡，也會替他們去追尋。

態。梅玲從來沒有聽見過這種怪

到了這個時候，亞克德見他有

聲，聽了不覺打了個寒慄。殺瀨呆

這種本領，遇到必要之時，一般

了一呆，縱上樹去，陪伴梅玲。不多

也肯把他視為同類，平時却因

一回，亞克德也上來了，把受傷之

受了殺瀨訓令，不敢常同他見

處，一一舔過。自去覓取晨餐。從此

面。殺瀨待他非常和藹，縱使有

以後，梅玲就同他們吃個一起過

時覺得加上了他有許多不便，

度。光陰迅速，已是數月，在殺瀨他

臉上一些不肯流露出來。後來

們在林中過慣了，也不覺得什麼。

覺得他夜間寒冷，有些不很舒

梅玲却是初入林中，起初很是日夜擔心，後來慣了，就是

服，替他在—株高樹之中，用材料結成屋頂。於樹葉濃密



一 人 二 獸 咆 哮 聲

之處，築一個小巢，晚間梅玲睡在巢中，不特安全，並且還非常溫暖。穀瀨自己，却常同亞克德睡在近巢的枝上。地形既高，豹是不怕他上來，所怕的是歇斯他（猿語蛇也。見野人記）。所以他睡的地方，常在巢下。預備保護梅玲。他們住的左近，大獬狒很多，見了他們三個，除去吡着咆哮幾聲以外，從來沒有襲擊過他們。自從結巢以後，晚間既必需回原樹去。活動地點，漸形縮小，附近有一道長河，獸類，果品，魚類，極多。因此過日子的日程，很是簡單。飢則食，渴則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既沒有別的思想，一天天的過去，倒也逍遙自在。一個人有了日程，竟可以把鄉思減少下去。當初穀瀨也不是不想家，不顧父母恩義之人，也常常想起倫敦同倚闥而望的父母來，心中異常抑鬱。現在有了日程，慢慢把鄉思減輕了。又經了幾次的刺戟，知道即使思鄉，也是枉然。又沒有嚮導，要橫渡內地，也是不易，索性把回鄉之心死了。以前的歷史，都作為與自己毫無關係，並且從前急於想找一個人類同伴，現在有了

梅玲，這個目的，是已經達了。他對於梅玲完全是友誼上的結合，一些沒有兒女私情。他的對待梅玲雖時時含着保衛之意，心目中却看他同男孩子一般。梅玲對於他非常敬愛，也只有兄妹之愛，不過青年是成人的始基，再進一步，雖在森林之中，性的愛戀，也不能倖免，不過遲早一些而已。他們行獵之地，既不甚遼闊，林中鳥獸都認識他們，同他最要好的就是那些獼猴，言語既經相同，常到他們身邊來遊玩同談天。所怕的是亞克德，他在家中，獼猴都是躲得遠遠的。穀瀨，他們不很怕他。他們最愛重的是梅玲。若只有他一個人在家，常來同他消遣。不是拉他的環鐲，就是同琪鈞玩耍。同琪鈞玩耍，他們最是高興。因為梅玲愛同他們玩，還肯給東西他們吃，所以穀瀨等一走，他們就趕來陪他。必得等穀瀨等回來纔走。琪鈞自從梅玲出外以後，也生了變化。他的服裝，完全是梅玲的一個雛型。也有一條豹皮，裹在身上，從肩上裹至膝下。額上束着一條草辮，上面插上許多美麗的羽毛。手腕足踝上也

用草辦做了錫環套着。外貌看去完全成了一個小小的蠻奴。只有心却沒有改變。因為是個傀儡，還是從前那樣謹守緘默的聽話。他的無

上美德，是無論梅玲同他怎樣絮聒，他總是靜靜聽着，不撻越一個字。這一天也是如此，梅玲把他放在一個樹杈上，自己像狸奴似的，伏在他面前一株搖曳不定的小枝上面，絮絮叨叨同他講了一小時的話。只聽得梅玲喃喃的道：

「小琪鈞呀！我們的穀瀨，今天出去得久了。我們很

惦記他。是不是因為他一出門，我們在森林中很寂寞。這一次不知他給我們捎些什麼來？還是替梅玲足踝上再



梅玲把他放在一個樹杈上

又不願意像收拾那些黑奴似的，殺害他們性命。要從他們身上奪取那些裝飾品，他們要拚命抵抗。給他們男人聽見了，還要趕來用標槍弩箭攻擊他，他到支持不住，只得上樹走了。因此他要給梅玲取東西來，有時候不得不把黑女人帶走，上了樹，纔把他所要的東西剝下來。他說那些黑奴現在見了他非

常害怕。一見了他，女人孩子叫着哭着，躲進茅屋去。他却還要追進去。所以他每一次出去，不是替自己找幾支箭，

就是替梅玲覓取飾品。在森林之中，穀瀨真可以算得森

林中的偉人哩。我們的穀瀨。琪鈞呀？

我的穀瀨！正在講着，忽然從別的

樹上跳過來一只獼猴，站在梅玲肩

上。很迫切的叫道：「快上樹頂去！快

上樹頂去！巨猿來了。」梅玲給他打

斷了話頭。懶懶的迴過頭去，向獼猴

道：「猴兒！你要上樹頂，儘不妨上去。

不要來胡鬧。森林中巨猿，只有穀瀨

同亞克德兩個。你看見的，大概就是

他們。你照這種膽小，將來見了自己

的影子，還要嚇個半死哩。」獼猴又

催了梅玲一回。見梅玲只是不聽。怕

巨猿追來，傷了自己性命。連攆帶跳，

上樹頂去了。他們走後，梅玲側耳而聽。果然聽見樹林中

有極大的身子，在樹枝上縱躍之聲。以為一定是巨猿殺

瀨同亞克德。讀者諸君見我在穀瀨上加了巨猿字樣，千

萬不要疑心穀瀨身子發生什麼

變化。他們三個，都自命爲蠻甘尼。

蠻甘尼猿語就是巨猿。穀瀨等受

了人類不平等待遇，同亞克德一

般都把人類作爲仇人。叫白種人

是汰蠻甘尼（猿語白猿）。雖是他

們同種，現在已經不承認他們。叫

黑種人是古蠻甘尼（猿語黑猿）。

至於他們自己，只用普通的蠻甘

尼。話休煩絮。當時梅玲聽見聲音，

想裝睡哄那穀瀨玩。靜靜的伏着，

把雙眸緊閉着守候。聽見他們漸

漸走近來，到了鄰近一株樹上，條



原來有一頭素不相識的巨猿向他身邊爬來

地站住。像是已經看見了他，不過他們雖是看見，却還是
寂靜無聲，不聽見穀瀨同他招呼。良久良久，纔聽見他們

慢慢向他爬來。還以為是殺瀨見他裝睡，也來同他鬧了
玩嚇他的。想偷看一看，再想別的計較。把雙眸微微睜開
一線，向那聲音發出來之處一看。不覺吃了一驚，原來有
一頭素不

玲是他們的好友，一窩蜂在樹頂追着；一面辱罵巨猿，一
面指點梅玲躲避。梅玲知道巨猿身材重量過大，是不敢
上小枝的。所以只想向樹頂躲避，只苦於給他們追得太

相識的巨
猿，向他身
邊爬來。後
面還跟着
一頭，也是
不認識的。
並非是殺
瀨。梅玲不
等他們撲
上來，栗鼠



中之枝樹的尺多十距相面下在落去下沈直就子身枝樹下丟緊趕

緊得不
到機緣。
有幾次
幾乎給
前頭跑
的那頭
巨猿抓
住。虧得
梅玲身
材玲瓏，
膽量又

似的直縱起來，向樹頂上逃去。巨猿們也隨後追來。梅玲
縱上別株樹上去，兩個巨猿依然不捨。那些獼猴因為梅

大，在這種時候，都是遠遠向邊頭一躍，躲開了。跑了一回，
慢慢給他逃上最高之處。巨耐性子過急，有一次跳上一

株枝上，沒有留心那個樹材，是一種極柔脆的。纔縱上去，樹枝向下一沈，只彈不起來。剛想向別的枝上躍去。唵啦一聲，樹枝斷了，趕緊丟下樹枝。身子就直沈下去。落在下面，相距十多尺的樹枝之中。只種危險，森林中在樹上往來的動物，也是常有的。梅玲也不以為意。到了下面，剛站起來。追他的巨猿，有一頭也從上面落下來，落在梅玲身畔。輕舒猿臂，將梅玲的腰摟住。就在那時，那一頭也追來了，想搶梅玲。先下來的巨猿，把梅玲往臂下一夾，泚開長



把梅玲身子翻過來，伏下去，胸前臉上去聽着

牙，向那後下來的咆哮起來。梅玲急了，揸着拳向他毛叢的胸脯，同頰上亂打；還用雪白的牙齒，把他臂上亂咬。巨猿把梅玲臉上打了一下，他見後下來的巨猿，想同他爭奪梅玲，很有些戒懼，知道枝上非爭鬥之所，身邊又有這個拚命掙扎的俘虜，更是不便。挾着梅玲縱下地去，那只巨猿，也跟着下去，交起仗來。為防範敵人計，時時有鬆手之時，梅玲遇到機緣，總想乘機脫逃，他們見梅玲脫逃，也顧不得戰爭，丟下敵人，隨後追來。等捉住梅玲，那頭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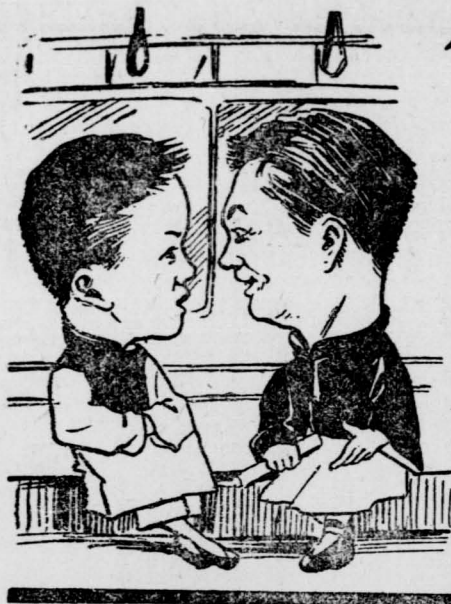
猿就來爭奪。頃刻之間，梅玲換了幾隻手。常常還要無故受一兩下敵人的拳頭，有一次竟給他們打暈了。那拿住他的巨猿，見他已無抵抗能力，把他放下。專門應付敵人。這一次戰爭，真是驚天動地，那些獼猴見他們的好朋友梅玲給巨猿打暈在地。氣得在樹上來回奔走，亂嚷亂跳。那些羽毛華美的飛禽，也在半空中迴翔悲鳴。遠遠還來了一聲獅吼，巨猿們專門應付敵人，一些不去注意環境。一回在地下滾着打，一回又站起來，打得遍地血污。後來最後一次，跌下地去。跌下去時，大家都沒有爭鬥的能力，究竟身材大些的佔光，等他從地上站起來，那敵人，已經

給他咬死了。把毛片洒了一洒，喉中很沈靜的發出一種咆哮之聲，來回在梅玲同他敵人身上，細細嗅了一嗅。然後踞住他敵人尸身，一聲長嘯。那些獼猴聽見嘯聲，嚇得四散躲避。那些飛禽也飛散了。獅吼之聲，也遠了一些。巨猿從新走到梅玲身畔，把梅玲身子翻過來，伏下去，在胸前臉上，嗅着，聽着，知道還沒有死。那些獼猴又結了大幫，在樹上亂罵。巨猿聽了非常不快，泚着牙向他們咆哮了一陣。見他們不走，俯身把梅玲抗上肩頭，飛步上樹。獼猴們雖然無力救援，却也結着隊，在後面跟着痛罵。

(待續)



信余之言清道丸係療痔之靈藥也



論便閉與痔瘡之關係

療治痔瘡之妙法必先去其病源為首要也往往便閉為患乃是痔症之由嘗聞多人曾患痔症痛苦服用紅色清道丸使其大便通暢有序則痔症即能乾燥收工矣黑龍江省綏化義升東拒保愈山房郭御都醫生來書云敝人自幼患有痔漏舊症不甚痛苦自十八歲離校凡歐亞盛地名區遊歷所至中西醫士及各種藥品屢治無效今日敝人年近耳順痔患大發痛苦之極幾乎有性命之憂幸逢友人趙君介紹勸服貴藥局紅色清道丸鄙人疑心參半仍覓他方療治不料愈治愈壞苦不堪言趙友一再力勸余不得已姑

從其勸試服之下未及半打僕病若失猶不深信微小藥粒安能有此大功至今半載有餘賤恙永無再發所費無幾不期而愈真正意外之喜樂也無以為報書此鳴謝紅色清道丸乃是微利平肝潤腸導滯之妙品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中國雜誌之巨擘
現代智識之淵藪

東方雜誌

發售特價

費洋二元可
得厚大雜誌
廿四冊增進
無數新智識

期限

自十四年一月起(即本誌第二十二卷第一號起)至六月底為止

價目

全年二十四冊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 (郵費每冊)
半年十二冊 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 (另加二分)
零售每冊 定價二角 特價一角

續定

凡已定閱本誌在特價期中尙未滿期者得悉定單(或原戶名)照特價續定一年

補購

補購本誌第二十二卷第一號以前各冊仍照定價計算

本誌創刊至今已二十二年，銷行於國內及歐美日本南洋各地，為我國出版最久，銷行最廣之雜誌。內容注重政法、經濟、社會、科學、國學、文藝、農工商業及中外重要時事，均由海內外名流擔任撰著。自本年起，內容益求進步，並增加「新語林」「諷刺畫」等欄，以增讀者之興趣。印刷上亦力求精美，所附影寫版印之插圖，在國內尤為罕觀，茲為普及起見，半價發售，以求裨益於讀者，另備影寫版印成之小摺頁，承索當即寄奉。

商務印書館發行

SOME NEW TOPICS ABOUT CHINA AND THE CHINESE

(Written in English)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THE CHINESE ABROAD

(華僑概觀)

By H. F. MACNAIR, PH.D.

Cloth binding, 340 pp. \$3.00

This volume is a mass of useful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documents, historical records, periodicals, yearbooks, etc., on Chinese emigration. An attempt is made to give a survey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o have settled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heir number and stand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TUDIES IN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

(中國外交史研究)

By CHING-LIN HSIA, PH.D. (夏晉麟)

Cloth Binding, 226 pp. + xii \$3.00

This book is, in substance, the result of Dr. Hsia's research work in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and has since been revised and amplified. It aims to discuss some of the salient factors in the relation of China with the foreign powers during the last few decades, so complicated as to comprise: Consular Jurisdiction, Foreign Settlements, Leased Territories, Spheres of Influence, Open-Door Policy, Foreign Troops and Police, Tariff Autonomy, etc. It is a book on political science or diplomatic history.

Other New Publications in English

China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3.00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1.20
The Efficiency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China	1.5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	1.80
Readings in Economics for China	5.00
Scientific Elements of Accounting	1.20
Scientific Elements of Auditing90
Principles of Business Economics (School of Business Series)	4.00
Marketing (School of Business Series)	4.00
Salesmanship (School of Business Series)	4.00
Advanced Commercial Conversation for Chinese Students and Business Men60
The World's Best Short Stories	1.60
Advanced Dramatic Dialogues50
Specimens of Short Essays90
English Reader, Grammar, and Composition90
Practical Pronunciation Helps42
First Steps in Learning Useful English Words.....	88

SALES OFFICE: C 453 Honan Road, Shanghai

商務印書館

出版

言情

新撰小說

- 飛絮歎花錄 三冊 七角
- 僑踪萍合記 二冊 四角五分
- 三人會 三冊 六角
- 碎琴樓 二冊 六角
- 大本 六角
- 小本 三角五分

教育

醒世

- 教育部 褒獎 馨兒就學記 一冊 三角五分
- 女學生 一冊 二角五分
- 小學生旅行 一冊 一角五分
- 教育部 褒獎 埋石棄石記 一冊 二角五分
- 教育部 褒獎 孤雛感遇記 大本 二角五分
小本 一角五分
- 醒遊地獄記 一冊 一角五分
- 掃迷帚 一冊 二角五分
- 瞎騙奇聞 大本 一角五分
小本 一角
- 二女懺情錄 一冊 二角五分

社會

- 俠義佳人 初集 七角
中集 七角
- 文明小史 二冊 一元
- 茶寮小史 一冊 二角五分
- 新舊家庭 正編各二冊 各四角
續編各二冊 各四角
- 海上繁華夢 初二集 各五分
後集 七角五分
- 金陵秋 一冊 四角
- 僊城奇案 二冊 四角五分
- 蠶尾毒 二冊 五角五分
- 黃海風濤 一冊 一角
- 市聲 一冊 五角五分
- 學究新談 二冊 六角
- 慘女界 二冊 八角
- 玉佛緣 一冊 一角五分
- 老殘遊記 二冊 小本三角

△此外尚有多種不克備列欲知詳細請索閱本館圖書彙報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詳細註明，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五 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六 投寄之稿，概不照辦。但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原稿於一月內退還。但不隨件附寄隨後補寄者，概不照辦。
- 七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一月，酌致薄酬如下；(甲)現金。(乙)書券。(丙)特製三色版信箋。
- 八 投寄之稿，若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報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九 投寄之稿，本報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十 投寄之稿，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105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三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分館

郵費表	定價表	
	本埠	各地
國內(含古新加坡除外)	每冊	每冊
本埠	一角三分半	一角四分
各地	二角七分	二角八分
郵費	五角四分	五角四分
郵費	二元八角	二元一角六分
郵費	二元一角六分	二元一角六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中國寓意

主治

背脊疼痛 腰穴酸痛 大脚瘋痛 腦系筋痛 節濕骨痛 風花耳鳴 眼骨疼痛 腎發筋痛 膀胱腫脹 水腫發脹 四肢虛腫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為內腎及膀胱虛弱所致各
症之絕妙專藥患者請試之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五角每打洋十五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麻木不仁 左癱右瘓 沙淋石淋 小便頻數 小便赤濁 小便帶血 小便便血

兜安氏秘製
此丸專治內腎之
骨脊酸風濕痛
程赤腎虛腰痛
切河每此丸宜
中外真良藥也